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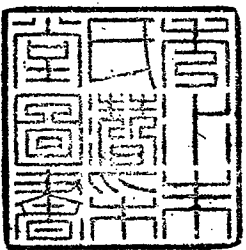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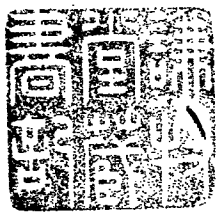
可齋續藁後卷之七

條具邊事奏

臣翰方南服日戴上恩亦既數月于此每惟地介蠻
獠且迫裔夷事會孔殷情偽叵測酬應少失利害所
關今有數事皆合稟聽宸筭恭開具如后

一昨奉聖旨令委官以詔賚賜安南國繼差權

鈐轄揚慶成恭奉以往皆已奏聞近慶成
自安南回歸前月二十四日至永平申到
事狀三件臣於七月八日已隨繳申密院
今月二十四日慶成回至靜江賚到安南
國謝表一函封印全謹附遞申密院繳進



以聞據揚慶成所言其國主面囑乞兵往
援所請人數不多以臣愚見欲令劉雄飛
選勁兵一項屯之永平於內差撥以應其
請因得以覘彼事勢恭取聖旨所有安南
回報制司公文二件併隨今遞繳申審院
其回荅礼物金銀錦疋朱砂象牙現遣人
申解朝省併乞睿照

一宜州接境南丹讎殺之事已具於近奏維節
次令宜州差人開諭莫異俊撫循所部務
要安輯及尋訪莫異德諸子俾令存恤毋
使流落引惹併物色南丹州印記所在今

據宜州申到事已略定已喚到莫異德子
大發解到南丹州印記其文曰南丹州節
使印銅鑄金塗乃元豐年所給臣以南丹
州控扼諸蠻不可闕守已劄令莫異俊推
管幹南丹州事令撫循所部峒落并任責
措置諸隘防托所有印記既解宜州未欲
便給報以申取朝廷指揮擬俟人心稍定
然後與之臣亦已委兼本司幹官郭公著
親往宜州與守倅從長商確區處續具奏
聞伏乞睿照

一邕州控扼諸蠻左江永平右江橫山實為要

地自劉雄飛到郡臣節節以私書公文祝
令措置寨柵防托雄飛熟於戰禦近申到
利害應酬頗有活法但兩江諸峒習於往
時南邊單弱猶有負固強梗者如近日李
維藩之惡不去之必致通韃為患此不容
一切姑息近臣拱未離邕時有書與臣言
上安州許忠義之患云應飛亦欲去之此
書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嘗繳呈今丞相比
雄飛書來又言其罪惡滔天此為右江之
患者又思明州黃炳通交已久諸女皆嫁
交國左右多受交官此却雖不致劫殺為

患而陰謀尤為難測雄飛與臣書亦慮之
此為左江之害者此不特諸峒習見未免
倣倣而此等姦宄人面獸心平時猶梗吾
化有急必為賊用雄飛取謀於臣往往以
敏子玉龍之事為戒然臣以為天下有真
實利害不可以人言而廢敏子之升忠義
為上安州此則大失其誅玉龍未可盡以
為非其失在於濫殺不能殲止其魁宥其
脅從爾此二事臣已報雄飛且當撫循以
示柔服強其本以折之若負固弗率不容
但已吾力可去只得思所以圖之也更合

取自聖裁

一柳州已蒙除陳寤災宜州近已差彭宋傑權守臣得王該書却已許起發來赴宜州臣竊照近辟人入廣畏瘴畏敵多是推托臣所申張全以病徐安民以親老孟瑛今亦托疾皆不為此來矣該之就道既知遵奉朝命不可不善鄭以勸來者兼宜州郡在荒僻且匱乏亦立該之往亦慮其未必能安臣得權宜倅鍾整書頗言宋傑與宜州人情事體邊防利害一一諳熟兼柳州臣近條陳欲擇一守措置屯築使該為之却

優於寤災事當改為不容拘泥今臣欲乞出自聖斷將陳寤災改知瓊州王該改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得三者各稱其

職取自聖旨

一臣近于舊戍中已遣調三千餘人上邊新戍中一千人上邊雷廉兵民船一千人亦已起發上欽廣東兵船間已陸續前來已有過衡永者凡遇遣調皆隨申密院湖南廣東糧運見行催促亦已陸續具申止是向後券錢關之已屢申請併乞睿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將所收劉雄飛片紙并前鐘磬書一段
鄭恭探到思明州事宜及剪王該書報屆送
之期粘連在前併乞睿覽

奏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融捍禦

照對秋防在即邊郡戍兵當增本司所管朝廷調到
舊戍并新戍軍馬自七月以來本司即將舊戍官兵
節次遣發於七月初九日調湖南衛友諒部四百五
十九人黃州曹文亮部一百四十六人隨權郡彭宋
傑往宜州七月十一日調廣東張施建康倪宗亮黃
州張興祖三項共一千人隨權本司諮議官環衛雲

拱往欽州七月十二日調淮東部苗再成八百一人
赴邕州湊元戍總管王安仁五百人聽候調用七月
二十日調建康俞昱部四百一十九人赴宜州同日
調黃州部張安慶五十人赴宜州湊本部曹文亮屯
戍七月二十一日調鎮江部李孝信五百二人赴融
州八月初六日調建康繆舉部五百一人廣東蕭儀
二百三十二人赴欽州湊已調建康倪宗亮廣東張
施部屯戍外有欽州近差黃州張興祖二百人係見
戍邕州總管陳起部下除已行下欽州發遣張興祖
軍便道往邕州就陳起一處屯戍本司却差淮安部
戴俊二百人於八月初六日赴欽州添戍以上共差

調過四千三百八十二人截自八月初六日其舊戍軍馬並已調發上邊通元戍陳起王安仁共五千六百八十二人止有張文秀所部達康軍一百六十四人鎮江等惠兵二百餘人留靜江府其今年新戍軍馬則有池司部都統鄧進下五百人湖南部程俊等三項共二千五百人京湖部都統朱廣用下五千七百五十八人淮東部張文彬下二千人李安國下二千人京湖部李安下八百五十六人皆已到靜江府本司于七月二十四日已調朱廣用前部一千人赴邕州外今再調朱廣用前部下一千人令王忠信部押擇八月初七日起發前赴邕州并于張文彬部下

摘留五百人暫留靜江相助工役以其諳熟石工窰役令先帶所部一千五百人擇今月初九日前赴宜州仍令總統宜州出戍軍馬又於朱廣用部下摘差所帶池司軍五百人撥付鄧進湊作一千人擇今月初十日起發前赴融州仍令總統融州出戍軍馬又調李安京湖部八百五十六人擇八月十二日起發前赴邕州其安國所部淮軍二千人並欲令赴邕州見擇日起發緣本軍器甲未餘當陸續斟酌遣調今邕州湊足一萬人欽州水陸共四千人宜州三千人融州二千人所有新戍軍馬止有王達沿江部二千人未到所有廣東兵船則七月初三日起發福建兵

船則七月十三日經過廣州前去雷廉化州民船則皆在七月內起發連日皆是北風約度節次將至欽州所準差調馬軍則湖南見發劉居敬部押到馬五十疋無鞍甲於八月初五日已到靜江府見今歇泊五日即發過邕州其淮東馬軍二百人截日未到續具供申其支過上邊起發錢已各具狀隨時具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貼黃

臣近得邕州報溪洞路城州申虜修路至都泥江按地圖此江自大理自杞羅殿而出未知所修路至某處已全體探雄飛亦見欲遣兵往路

城巡連又今日得幹事人吳以忠自特磨申蠻韃皆飢荒欲出交趾自杞等處討糧已併具申密院伏乞睿照

奏已椿管銀兩

照對本司昨準朝廷科降銀二萬兩於買馬錢內支撥令作備禦支遣續蒙朝廷調到軍馬例有入界參司上邊三項支犒前政任內係於朝廷備禦錢內支遣其時人數不多本司已自別無財賦那允今來以此所支前項軍犒只得以利降銀變賣價錢支給其銀每兩八十貫文其計十七界官會六十萬貫本司自七月初八日至八月初八日終共九狀支過戍兵

入界參司上邊錢共計十七界官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貫文並已節次具申朝廷去訖全再開具連粘在前所有元科銀價除支外見存十七界會一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貫文準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本司見今釐發諸邊出戍軍馬未盡以上項餘錢猶自支散不敷切緣本司節次準尚書省劄子指揮令將上項銀認數椿管非有急切不可泛支本司官吏慮恐有違朝廷指揮今只得認數椿管緣本司創置委是別無財賦可以措置除已於元交割經司錢內取撥一萬兩及近申三司迓新夫脚銀內撥二千六十一兩并近申拘到漏禁水銀折計十七界

會四十六萬貫文約買銀五千七百五十兩通見存官會約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總計二萬兩令項椿管搗賞庫不敢再作軍餉支用所有接續上邊軍搗尚有迓新事例餘錢當用此發遣但向去或有軍馬到司或調用上邊其支搗未知所繼臣但切憂懼之至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承苑使劉遵七月二十九日酉時恭準聖旨宣諭安南附韃即韃豈容養虎雄飛兩箇忠壯可嘉先發制人殊為得策令臣宣布聖意勉其立大勲績則賞非所靳臣於十二日已親作書恭錄聖

諭密切封示雄飛勉其深入籌度精察事機思所以
上稱委付又準聖旨大理之寇本自不多率是諸蠻
為之羽翼臣近得溪洞路城州報則謂韃寇修路已
至都泥江雄飛已遣人骸探亦欲調兵往路城州循
連近又得幹事人吳以忠申謂大理飢荒蠻韃皆闕
食又謂去年韃來交趾大理諸蠻即有逃者見得諸
蠻從之出於迫脅其心亦非願附但聞虜酋已出六
盤西南諸蠻蹊徑雜出不容不通作隱備本司所準
朝廷調到新旧戍軍見已陸續遣發自當申徹邊郡
極力備禦乞寬睿念南丹莫異俊之事既令權管已
自帖息近據幹官郭公著報到正欲責以邊隘守把

若諸蠻推伏申到人心既定却當以印授之不容久
刑也異德諸子親屬奔竄邕宜管下亦有在南丹已
責令各處存恤毋俾流落矣臣又準聖諭瓊冕付之
瘴炎切頌戒其廉潔事閩四郡任至不輕仰見 陛
下矜念遠氓戒飭吏治且不以臣言為僭俯從所請
改頒成命臣謹當恭齎聖訓申諭瘴炎俟到海邦布
宣德意以寬廉為政無負簡拔臣已亥庚子間總賦
西淮瘴炎已為臣屬吏今二十年平時相勉以善臣
敢以身保柳州已蒙朝廷除潘公湜臣七月二十五
日所奏以屯築欲用武且勸來者蓋未知朝廷已自
擇守今遵承惟謹臣又準聖諭國用匱乏諸閩類皆

體國自作通融臣仰惟朝廷經費浩繁若使在外自有可以措畫何敢上勤廟堂錢穀之問實緣廣右地瘠民貧非諸閩比無推酤無營運無佃漁蘆場等利今雖初為制閩其實只是徑司廣東且無財賦分毫裨助漕計則以連年供億軍券那兌罄盡見無糴本無益本無水脚前此則謂可通融以助徑司今乃反欲於徑司充借如靜江為郡則稅賦不過如長沙一大縣惟仰賣鹽以供日給往時初無戍兵胡穎任內不過調二百人敏子止一千八百人應飛去年添調四千來人今新舊水陸戍兵通二萬六千餘人制司犒賞已自乏支漕司券錢尤更利害少或弗繼關係

不輕財非天雨鬼輸若非朝廷科撥實是無所控告此臣屢瀆廟堂不得已也更望陛下曲加軫恤宣諭外廷以廣視廣勿以它閩視廣則國事幸甚所準拘椿二萬兩之銀則臣恐違朝命已於徑司交割銀兩禁水銀逐新夫脚銀揆還椿管矣臣又準聖諭臣男杓何以祠請臣何功上報國家有子亦玷朝列聖恩天大豈敢上違實緣臣衰老遠在瘴鄉子女皆幼惟杓稍自諳歷臣近亦恭稟遣杓使之祇役而杓以臣老不忍捨之而行以此於今月初六日令其再申祠請犬馬私情實不敢有欺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特與改昇祠廟臣父子一門實拜天地保全之恩謹

錄奏聞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八月十七日伏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初六日辰時聖旨宣諭莫氏兄弟之爭姑惟安之未為失策異德有子大癸豈不深仇異俊萬一逃而引領賊兵則宜州利害關係且以去冬富令州之事為鑒臣仰見陛下皇明洞燭聖慮淵深臣豈勝敬嘆此實境外一要害之事律以名義異俊當誅正以方防外虞恐貽邊患只得姑用安之之策禽獸異類猶不知有天倫豈敢保其心哉聖訓所及此正臣朝夕所憂蓋異俊既權授其職已遂所欲此在目前湏可藉以暫息而

異德諸子懷不共之心出無聊之計溪徭密通異境忱所當防臣一聞此事即令幹官郭公著親往宜州同守臣就近區處戒以安異俊易處異德諸子雜今體訪得異德家口眷屬凡五十九人共有七子曰大癸大盟二子則見在宜州此已令存恤保無它患矣曰大剛大寧皆年幼七八歲見在南丹此亦非所慮其長子大榮及大秀大逞則異俊以為異德存日皆遣之過邕州右江武隆州借兵大癸則以為大榮大秀在右江大逞仍在南丹臣已排日作書令雄飛差人入溪洞物色呼至邕州令厚加撫恤申來區處尚未見報今又行下邕宜兩郡皆令遣人多方搜訪

須是尋見着落得遺書嗎郭公著亦令差人往南丹
体訪并諭異俊撫恤異德所存眷屬矣又準聖旨收
留大發恐致異俊之疑不收苗之勢必投韃今臣斟
酌兩者之間亟為之處不可付之悠緩臣謹當恭稟
但今所區處非獨一大發其諸子婿眷屬在外者必
皆不敢復歸南丹今亟當且從芑宜收拾不致渙散
奔竄干外却當思所以贍給俾無流落宜州彭宋傑
及郭公著見申本司乞於柳象間撥荒田以贍大發
兄弟臣正此商確區處務要穩當臣謹恭遵指揮照
限一日先具回奏其餘陸續奏聞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二十日承苑使劉遵八月七日已時恭傳聖
旨宣諭臣熏香端笏伏讀數過仰見 陛下明謨雄
斷洞中事机遠慮深思精察利害臣愚惟有欽嘆神
聖之莫及臣所準聖訓雄飛所陳安南事理及黃炳
情狀區處先後委是機括相關以事勢觀炳持一洞
陵乃一國炳附陵之情固久露陵附韃之跡猶未明
去炳固易於去陵而諺謂打草驚蛇恐犯此戒不若
且今雄飛姑容炳過深察陵情事果當為則擒賊擒
王炳特餘事臣之所見當如此恐雄飛又別有奇策
臣未敢語之今日且恭錄聖訓自忠勇有謀至發之
必中一段全備緘示雄飛相與密籌 陛下發要必

中聖語此最深切臣已祝雄飛當定規畫不可泛應
臣所与雄飛書恭錄連粘在前申徹聖覽若上安州
許忠義臣固嘗祝雄飛如其果有罪惡不去則為患
當一而先圖之不須拘畏人議雄飛書來以敏子覆
轍為言必欲令先稟于朝廷大抵此等征殺之事一
動之間吉凶繁焉必大不得已而用豈敢不謹審非
臣不肯擔負也今準戒勅豈勝悚懼雄飛今此却必
見可而進矣瓊柳命守已遵聖旨王該猶未見到俟
其至且勉之過宜如其遲回當仰遵睿旨別具聞奏
團結民兵已準諭旨及密劄指揮敢不恭稟邊郡元
籍具在即當檢奉行下措置練集惟恐州郡資費不

及已別具聞奏臣又準聖諭以莫異德之子大發兄
弟當作撫存臣比已回奏異俊於異德諸子自是不
共之讎然異德七子二人雖已在宜而二幼及家屬
猶有多在南丹只得戒異俊撫恤庶免害之今所慮
三子之在溪洞者未見着落臣已排日下邕宜尋訪
未報若俱物色得之不過留之邕宜等郡撥閑田以
資給令各州收拾照管州郡無力本司只得捐少費
以贍養此皆權以應變亦未為名義之正今若延大
矣兄弟置之向裏却恐啓異俊之疑有如聖慮者臣
以此事日俟雄飛公著等報尚未見申到候續奏聞

回宣諭團結奏

照對八月二十日準宣諭聖旨舊有進廣右團結之策者皆可奉行前歲徐敏子亦曾奉此共有六萬餘人可契勘如敏子元無許多可增廣團結時訓練無事則耕有事則使之臨邊守禦此實急務可便檢奉施行趣此官兵會聚之時俾之耳濡目染慣見行陣枕為便順不可緩也即具遵奉聞奏并八月十九日準當年八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選擇強壯措置同為上件事劄本司疾速逐一條具聞奏一寶祐五年內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邕

宜融三州民屯峒丁共六萬六千三百
十六人內

邕州元團結到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五人係經略徐敏子團結到內宣化武緣兩縣民屯丁計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委忠訓郎靜江府兵馬鈐轄楊鏞從政即邕州之李教授權邕州通判虞雲翼前往宣化武緣兩縣將團結到屯丁逐一覈實點檢分別老弱強壯人數就各處地分置立教場閱習事藝緩急就守把本處地分閱隘後據鈐轄楊鏞等申躬親同共前往宣化武緣兩縣諸鄉喚上屯寨官呼集屯兵照元帳籍逐一

點視外但欲選脩長壯健則十無一二鏞等
初亦疑其匿壯時復徑造屯內周行相視則
凡負暄而坐與夫從外而歸者其侏茶之狀
抑又甚焉既準指揮十人選伍其勢只得短
中求長間有太甚去處則十中僅選三四要
知皆未可謂之強壯也嘗歷觀二縣風俗樵
蘇種穫與夫負販趨墟皆付之婦人而為丈
夫者却逐抱哺吹爨坐守茅廬蓋其氣力反
婦女之不若邕州浚濠之後民下之內婦女
實居其半今來鏞等所選名為強壯者異時
呼集聊備疑兵相助官軍張耀聲勢或庶幾

耳若靠此輩以當戰禦實不堪倚仗今實點
宣化武緣兩縣計二十四屯寨元總團結到
民兵共二萬二百一十四人今就其中揀到
強壯一萬二百一十一人揀退老弱逃亡事
故計一萬單三人外其峒丁不曾續據分別
申上

融州元團結到融水懷遠兩縣安廂樂善通道
三寨土丁保丁款丁峒丁共一萬一百九十六
人係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
委朝奉郎融州通判劉清卿從政郎清遠軍

節度推官歐陽夢臯將結到團結到土丁保
丁人等逐一覈實點揀分別老弱強壯人數
後據所委官劉清卿等申融州元來團結大
數計一萬一百九十六人內一千一百六十
七名係石村隘七款總轄楊光忠等款丁屬
靜江府義寧縣所管係是半生半熟徭人清
卿等竊照此項款丁舊未雖自願同入本州
上江一帶諸款總結為大款緣其所居去本
州隔驀且其地險惡本州之人素來不敢深
入緩急亦不能為我用更不敢以虛數具入
帳冊外二千七百九十三人今係揀剔去逃

亡老弱矮小人數實揀到六千二百三十六
人各是壯健人數內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係
融水懷遠兩縣管一十九指揮壯健土丁安
廂樂善寨壯健峒丁可以抽調二千七百七
十五名係通道寨壯健峒丁六都壯健保丁
沿邊三十七款丁錯居徭界時被劫掠所以
自相結約為款止是隄備徭賊各守地分不
可抽調

宜州元團結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縣
保伍民兵義効撞兵共一萬三千四百五人係
經略徐敏子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
委文林郎南寧軍宜倫縣令權宜州通判鍾
整成忠郎東南承十二副將田從龍將宜州
團結到保伍撞兵人等逐一覈實點揀分別
老弱強壯人數未據申到後據從政郎邕州
司理權制置大使司僉廳鄭益諫申往宜州
取到鍾通判整田副將從龍點覈團結民丁
的實數置造總冊共計七千三百八十四人
照得宜州五縣管下地分闊遠多是與蠻徭
雜居緩急喚集則民丁慮在後有劫掠之患
責其守把當地閑隘犹恐不足倚仗若指擬

調遣必難齊集但可令逐處自衛而已并據
武德郎知宜州軍州事汪雷發申所委官權
通判鍾整副將田從龍等繳申到五縣團結
民兵人數於內量喚到民兵當廳相視覈寔
見得人物多是矮小脆弱執色鎗刀弩箭器
械不能精熟委是不堪備禦設若緩急調用
必致誤事雷發決不敢保但本州既準行下
只得照式分別老弱強壯數目開擺執色武
藝之人攢具正副帳冊計八本尋行點對冊
內知郡汪雷發亦不繫書保明本司已將解
到民丁籍冊劄發下宜州別行精加覈實逐

冊具官吏名銜保明供申

右本司開具在前照得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邕宜融三州民丁共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及經略印應飛任內委官分往三州點揀民丁強壯除老弱外三郡止共管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一人臣到任後亦已分委官屬詣各州覈實取到帳籍今準聖旨指揮令便檢舉團結并準密劄指揮于內選擇委官措置訓練旬教月給激賞等事本司敢不恭稟但廣右民丁素來脆弱以先來所委官楊鏞并宜州知郡汪雷發所申蓋自可見今全在各郡守將究心團結律以部伍教之閱習庶可仰稱廟謨施行之意

本司除已檢奉兩政已行邕州則備劄鎮撫知郡劉雄飛新通判兼制机趙立宜州則備劄權郡總管彭宋傑權通判制僉鍾敷融州則備劄知郡趙必迺權通判謝公閻仰各遵照指揮將徑略印應飛任內揀到強壯人數日下措置教練如遇邊防即与差調同官軍守把並照密劄指揮施行各具遵稟開具人數帳狀以憑徵申朝廷外謹錄奏聞伏候 睿旨

貼黃

照得前後言廣右備禦者必以民兵為說然皆言之未嘗用之也臣去冬在湖南被命節制廣西條具陳奏亦嘗及廣右民兵一說蓋

以廣民皆瘠薄饒一調集民則廢生業官用
給資糧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起差而民可
辦有總所口券而官可供此前政徑略所以
嘗有錢糧之請今來行下諸郡責之守將奉
行孰敢弗虔惟恐資費有所不及大槩人力
猶或可教弱為強事力則不可強無而為有
民非食則不能軍非財則不行更望朝廷軫
恤邊郡使之可以措置不勝幸甚伏乞睿照

奏備邊及漕司券錢事

臣八月二十日連准聖旨宣諭二十一日方具回奏
今有一二事不避煩瀆聖聽敢以奏聞臣昨準七月

二十九日宣諭嘗恭錄聖旨緘示雄飛今得雄飛八
月十七日書謹以真本粘連繳奏其言陵事謂韃人
往來其國不絕且謂察其異嚮便當先發亦以養虎
為慮其言固為忠勇但臣已囑之須是更加精密預
作規模雄飛必能如意也區處許忠義之事物色莫
異德之子雄飛亦皆以具悉所有莫異俊之南丹承
襲已據宜州繳到諸峒首領推伏狀今日亦準省劄
催促委不容久闕守長臣稽之先朝張栻奏議彼境
兄弟舊亦曾交相讎殺亦是以諸峒首領推伏定論
今已恭奉便宜指揮行下給印予之其所襲係後唐
官名已与之新當若欲王朝爵命當照思播取旨補

授詳已具申密院必蒙奏聞臣今日連得邕州十八日申備思明州等處三狀其兩報謂富令州傳韃兵以八月初十日起兵欲取特磨窺橫山一報只是路城州前報謂賊頗近此雖未見虛實不敢不以繳申密院已令邊郡精加躡探過為隄備矣諸處戍兵皆已遣發止是更欲調二千人往邕揆作一萬人宜融更各發五百人緣值此數日秋熱極熾士卒多病俟數日稍涼即行邊頭布置既定靜以待敵乞寬睿念所是運司諸軍券錢一日不可闕少近省劄備計簿房所擬多指累政已科用之錢作今日所當支之數委是司存無得那融應副靜江府九月上旬以後戍

軍券錢即闕支散深恐脫誤利害臣近已今運司屬官將前政節次所準科降戍軍券錢置局打并具作四冊入今日遞申解朝廷乞委二廣及鄰路監司駁磨即見着落分曉其錢並不係臣任內支過其目前所關戍軍券錢今亦再具狀控告廟堂伏望聖慈宣諭外廷特賜應副拯救急迫不勝國事之幸干冒霆威臣罪當萬坐跼躄以俟謹具奏聞伏乞 睿照

奏劄鎮撫申乞典男瀾換文資事

右臣所據知邕州兼鎮撫劉雄飛申述事理備錄在前臣照得昨於七月十六日準當月初三日閣長閣德亨傳奉聖旨宣諭劉雄飛忠勇可嘉見謂各將方

此倚賴而忽欲求歸殊非宜聞乃子不存要亦定數
既未赴銓許令改奏此道恩澤以昭特恩可以此意
諭雄飛開擇勉諭臣當即恭稟宣諭真本封示雄飛
臣繼得其書雄飛不勝感戴已具奏稱謝訖今據所
陳乞將其子湘迪功即恩澤改奏與第三子保義即
劉瀾換授文資繳到家狀臣再照先未宣諭指揮許
令改奏係出君父特恩臣前既嘗傳旨諭今不容不
與備奏所有其子瀾雖授武階實習儒業今夏雄飛
經從靜江臣亦嘗見其諸子瀾年尚幼向季尤勤若
蒙換授文資足示聖恩伏望聖慈照已得宣諭指揮
從雄飛所請特降聖旨度越常格將劉瀾換授文資

頒給告命仍取索已授保義即告命毀抹雄飛必能
宣力邊鄙上報國家今將雄飛繳到劉瀾脚色家狀
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奏劉鎮撫書及校人公牒事

臣八月二十日嘗準八月初七日聖旨宣諭臣於當
日即恭錄聖謨減示雄飛并錄臣所與雄飛書併徹
睿聽今月初二日得雄飛八月二十六日回劄已知
恭稟宸美謹用繳奏但臣知其預定規畫若止是書
中所言似亦未盡雄飛近以李德黃奎兩報申到臣
以所言亦無甚的確本不欲具申朝廷今其書乃令
奏聞只得與之繳申密院以臣細詳兩報校情固是

其有可疑改力然亦未可輕視此事果一發必中後
慮亦自尚多設一着稍差邊患將恐立見雄飛之忠
勇固可喜惟恐其籌慮有未周自邕至陵十餘程又
有一江之隔欲為此謀須是兵糧資費一一計度備
具知彼知己庶無遺慮從是欲行詭道亦須預有成
規臣正欲作書與雄飛令更精密報來區處今日雄
飛徼到陵人一公牒與本司乃以近日備省劄指揮
閩報其辭頗以文移中語為訝且欲取回李小哥者
不敢不以真本徼申密院臣見思所以答之以彼島
夷使非與韃患相關何係輕重司存正不足與之較
口語容續奏申海上舟師之備臣拱親往海面循視

布置却頗縝密水路關防可以無慮已具公狀備申

謝寺丞除衡州奏

臣比以男杓忽叨宸渥進擢職丞屬拘私計之未安
嘗滛愚衷而控告所祈從欲姑俾奉祠今月五日臣
恭準省劄乃蒙聖慈游加簡拔改丞外府命守衡陽
一門咸戴於生成衆聽共為之聳動第臣伏讀指揮
勘會之訓實寓朝家序齒之情臣顧何勞榮及其嗣
且成期之近縮俾鄰境之相聞此君父莫大之恩私
在臣男若為而報稱惟以臣年齒衰邁臣杓材識蠢
愚聞命而深恐弗勝引辭則未敢重瀆恭令祇受續
具奏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稱

謝以聞謹奏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

臣所守南邊自近申路城州及思明州兩報外截日
未有報到動息據雄飛近申已一面調兵路城循連
及橫山永平等處防扼外本司更欲遣二千人戍邕
以足萬人五百人戍宜以足三千人緣秋霖連綿數
日後方遣發京湖所調馬三百足却已入廣界少戩
亦欲遣赴戍邕所合奏知南丹莫異後殺害異德前
此不得不推令管幹臣嘗奏聞未為名義之正所以
其州印雖已許給猶且緩遣并節次尋訪異德諸子
且令其家屬諭之使出近乃聞異德長子大榮自蠻

中領兵入南丹始傳異後竄去臣又憂之今據宜州
繳到大榮與高峯寨公文前月二十九日大榮已殺
害異後此却出於子復父讎乃經律之所亮若俾之
子襲父業亦衆情之所安蠻徭異類情態不常本司
只得隨宜區處務求帖息難為執一臣已劄令管幹
給榜示撫恤其州印却亦少俟人心之定然後與之
邕州備安從鳳申蠻人以興復買馬為請且欲以馬
政興廢為向背其辭語頗慢臣謂却之不可遽許亦
難已今邕州委曲報之諭以前者蠻馬不出所以任
罷今欲興復當稟朝廷且與之遠期庶可熟議此事
委有關係實非聞臣之所敢專所合申聽處分其詳

皆已備申朝廷伏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方具奏十三日承苑使劉穆之九月一日酉時恭傳聖旨宣諭以南丹異德諸子令臣加意物色等事臣恭誦旨訓仰惟聖慮周密此事臣於前奏具已徹聞蓋自異後之變臣即疑異德諸子必不但已聞大榮者乃婿於武隆州異德前一年已遣之借兵於彼今大榮既復雖襲業異德諸子不必憂矣臣之所慮却在異後之黨或其子有尚存者見令宜州詢訪續作區處臣又準聖諭文理既早荒乘其不備可以襲殺今日之事當尋教不當待敵近日金

州之捷甚偉令臣試典雄飛鄖進等熟筹之臣仰見陛下神謨天運真得折衝制勝之策昔人所謂坐而待伐孰与伐之正此意也臣往守京湖數年之間以征事築命溫破盧氏程進持鎮平瀾忠進破商州劉整馬崇孫威等攻破申裕嵩汝諸處無歲不以偏師出賊境獲勝捷立到功績即予以厚犒故將士皆用命虜亦知憚不得以易我其每入輒敗去盖有良將可用有勁兵可調有錢糧可支且所用多北人於地里習熟往來亦不過一二千里間故能成事未嘗舛也今南邊去大理凡六十程中隔生熟諸蠻且調到諸處戍兵戍將非素諳習入到廣地已苦瘴癘遣

之間探猶以乏食為憂，猶為諸蠻所阻。非此均房謂之遠役實所甚難，兼調兵非財不行。今制司犒尚乏，支漕司券且不繼，安能卒此？然臣近聞蠻韃飢荒之報，雖未敢益信，若果如其說，亦是一机。已於九月一日劄雄飛，俾令密作商略，遣人入蠻，誘令攻韃，或欲得兵應接，斟酌量調，正合宸訓指授之意。今準聖旨，臣當恭錄緘示，雄飛更與籌之。但雄飛遣有初八日書到，謂探得韃在卯敏等處，是特磨路且見有馬在都泥對江前者幹事人所探，謂賊欲討糧出特磨。与此報頗合。雄飛已調兵而往，臣已令增調防遏。所準聖旨，臣亦當併錄示，節進及與朱廣用等商確矣。臣

初一日所劄雄飛誘蠻攻韃事，已申密院外。今日所得雄飛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 睿照。

奏為邊事

臣近據邕州脩路城州等報，謂賊向都泥江及侵卯敏等處，已具申密院。今十四日連得邕州初九日同日三狀，內兩狀脩梁材及農士貴等報，猶謂七月初十日賊已到箇邏，去特磨尚兩程內。一狀安德州黃周南申，謂八月二十八日賊犯卯喃卯敏等處，係在特磨諸蠻已將真本繳申密院。本司除已行下邕州增調措置勦遏，欵宜融一，餘防托外，本司于今日再調戍兵二十人往邕州。雖是秋霖連綿未霽，只得

遣發他有動息續具奏申

奏為邊報

臣照對本司自八月以來節次據探報人李德吳以忠梁材等報并思明州黃炳路城州黃琰報賊馬欲取特磨安南侵犯又據邕州繳到安南國牒報事宜略同皆已備申樞密院外近于十七日據知邕州鎮撫劉雄飛申已調兵前去路城州循遠并橫山等處守把又據申到九月十五日田州諸隘峒兵多已傳聞遷避其雄飛於十五日親提官兵一千人前去橫山措置擺布防遏本司正以極邊守臣不當輕出已劄雄飛如到橫山擺布略定留兵備禦亟回本州措

置防守已行下訖於今月二十二日正具申間據暫權邕州李安國十七日狀申備權總管陳起申十三日提兵循遠至橫山田州之上二十里頭地名霸黎村遇見賊寨於是夜劫中殺獲勝捷奪到軍器已解邕州繳到錄本申狀本司除已繳申密院外臣竊照韃自癸丑破大理睥睨南邊已五年于茲犯特磨犯安南諸蠻蹊徑彼已習熟今來所據邕州陳起之報雖是未見賊勢輕重然哨已入境却非去冬虛博之比臣除已劄邕州更切精加嚴探嚴緊設備并專劄雄飛令諸將率峒兵於橫山等隘擇險勦遏仍仰雄飛疾速回州防守并劄融欽宜三郡一嚴設備外

貼黃

臣近又得邊頭密報謂許忠義結約諸蠻假作韃人侵犯繼又聞警報之傳諸峒皆遷避而忠義獨不遷避今來寇入恐其有以道子之緣未得雄飛劄狀未見端的續具奏申併乞睿照

奏邊報

臣今月二十三日子時已嘗具狀以橫山地分警報奏聞今於二十四日二更得劉雄飛十八日申狀具言賊馬見在上安州奉議坊一帶屯泊去橫山不遠見得自十三日我軍劫中之後十四十五兩日未有

進退據雄飛狀稱十八日到乃村得報前去橫山擺布候見事勢即當回州臣已劄雄飛留兵橫山勅遏仍速回本州措置防遏其公狀真本已繳申密院外謹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竊奏間又得欽州臣拱九月十九日申探得韃賊亦犯安南境為安南遣兵獲到首級亦已將真本繳申密院併乞 睿照

回奏宣諭

臣九月二十六日承苑使劉遵九月十四日未時恭奉聖旨宣諭劉雄飛之子濶改授文資此特恩也向

來之子只是初階今視瀾武資進以修職令臣以聖
意諭雄飛知悉且準付下修職即告命一道臣除已
祇領臣恭惟 皇帝陛下誕宣皇澤加厚將臣昔漢
高不靳戶封以慰趙子弟厲世磨鈍異代同符為雄
飛者蒙此恩遇感激思奮其將何以報稱臣已於當
日恭錄聖旨宣諭全文並將省劄告命入遞發送雄
飛收管令自具回奏稱謝候其報到續次繳聞所有
邕州邊面動息自近者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已兩具
奏連日未見雄飛申到續報緊慢見得雄飛已到橫
山擺布防托截日未得已回邕州之報於二十六日
却得暫權州事李安國二十一日狀申承鎮撫司行

下令添調兵五百人過思明州係在左江於二十八
日又得李安國二十三日狀申以將士多病來聞藥
餌以此見得邕州近境未有動息臣已排日作公文
私書勉勵雄飛措置勦遏隨機進止防賊姦計外候
有報到續具奏聞伏乞 睿照

貼黃

臣衰庸非前比勉當荆閩日懼疎虞其於漕計
委是支吾不去已別具奏申乞從朝廷別命漕
臣欲望聖慈特賜矜從施行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九月二十八日遣遞後是夜領京遞承閣長閔德

亨九月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蜀中成都未復
頂山受圍禁山又有復尋故智之意而馬湖江亦當
關防今年節次所謂廣右兵不少令臣於京湖所調
兵內權那五千人添貼馬湖江捍禦徑以公文報光
祖禩孫照應又誦宸訓本欲取之淮間偶有東海內
應之事不可那撥臣熏香拜手莊誦再四竊惟蜀事
既當頭目之急淮海復值肘腋之警 陛下以冬防
在序旰食關心凡在臣子其誰不思捐軀僇力以圖
寬顧而况臣猥分方面尤切寸心恭辭睿旨丁寧諄
切如此自當即於所部戍兵內抽那遣調第以廣右
今歲之戍雖多於常年律以荆淮備邊之規僅足以

守一郡近所準調到諸項軍馬已分布邕欽宜融諸
郡嘗具申密院矣若使本路邊頭無警凡一旅以上
皆是朝廷之兵那緩就急自當東西奔命豈敢違戾
實緣自八月末以來節次邊報不一謂賊分交趾特
磨自杞三路侵犯自九月十三日以後據邕州報賊
馬已到橫山之上田州奉議上安一帶雄飛見調陳
起苗再成高明等領兵向前勦遏臣九月二十三日
二十五二十八日已三次具奏今於二十九日又得
雄飛二十一日在橫山之下功饒州申到兩狀并二
十四日暫權邕州李安國申到一狀見得見調軍馬
在左右兩江分布勦遏抵日尚未得雄飛已回邕州

之報其真本申狀已附今遞徽申密院臣深慮賊之初至先以頭哨探路遲回未入將待大勢又慮溪峒蹊徑不一賊與我軍相持在前或以潛師繞出我後臣已屢書戒雄飛惟謹而况方備橫山一面之急又有安南分道之虞宜融雖未有警報而支路雜出一冬來日甚長備多力少操布不去揆之事勢此時只當增戍未容抽摘臣近者亦嘗準密劄指揮令發回戍兵已嘗具申乞容少候更看事勢緊慢區處今來所準聖旨實是以前項牽制未容遣調如南邊向後賊若退遁兵可輟那即當恭奉施行

貼黃

臣恃 陛下恩知密布小忠切謂蜀固當應援更望以保守夔子門戶為急海固欲尅復更乞以照管射湖根本為重臣出位萬罪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十月初一日晚連領兩遞承九月十七日申時閣長節克中恭傳聖旨宣諭臣方此熏香端笏百拜恭誦又承九月十八日酉時閣長閔德亨恭傳聖旨宣諭天威不遠咫尺皆是以安南之事令臣同雄飛相與圖利臣祇誦聖訓增惕愚衷仰惟 陛下沉幾先物制患未形凡而可慮之叢情俱已盡在于宸筭臣

大懼衰鈍弗稱馳如雄飛之忠勇可嘉戰禦素歷奉旨訓之所授以事功而自期臣正願與之協同安敢為之沮撓臣固亦深知交情之難保韃患之當憂乘其未周掩所不備實為先發制人之策乃者其書辭稍過臣之答語幾于頻弱正不欲徒較口語使之覘見形跡臣連月以來屢書與雄飛每得宣諭及此必備錄以示皆是勉其加意未嘗戒之勿攻前後只是祝之當精察當謹密但因八月二十日恭奉諭旨有癸而必中之戒臣以關係利害貽書問其豫定規模繼得其書亦嘗微聞聖聽臣於是具奏有一癸必中後慮尚多一着或差邊患立見之說正如十程之

相去一江之相隔師出之名濟渡之備奔逸之防如聖訓所及者皆不可不豫固也臣所謂不可輕視非謂不敢向前但以蠱蠱有毒而況於國兵家須是知彼知己量敵慮勝不容不尔臣之所謂後慮尚多固非止一事一則嶺右見今邕宜數郡近在千里調兵於諸路而瘴癘為虐運糧於近鄰而餽餉孔艱司存犒券闕乏州郡守備空疎猶且凜凜然如駕虛舟於風濤之上使既得此地何力支吾翰取翰守果能倚賴郭達富良之轍不可不鑒也一則獸窮則搏必致噬人彼今雖謂向與韃通猶未見真為韃用尚知未背中國若此事一卒須是一網而盡空其黨彼無一

夫敢為吾抗則可設或彼急而出挾虜之計則是我速其為假道之圖卒而不中患必致此茲又臣之所深慮者也所謂陳有補即陳可久乃潤士之投校者臣拱臣雄飛皆与之通信亦只得招誘之臣所準十八日旨論臣即當恭錄全文密示雄飛伏讀聖訓當使雄飛預料安南善戰之兵的有多少雄飛決勝之兵的有多少入境之後糧取於何地絕江之際船取於何所日甓之父子典夫偽太師等人須先物色其蹤跡一鼓皆就擒勿容其投韃又須分兵捕其頭目之散處於外者收拾無遺以絕後患令臣與雄飛熟籌以聞大哉聖謨此數者節目真是制敵之要略徑

遠之妙筭須是講明事、皆備乃克有濟其或有一遺慮即恐害成此臣昨貽書雄飛預定規模正亦此意漢人之所謂騎步將謂誰所謂兵度用幾何其可不入思慮冒然而卒哉雄飛今得此宸諭必加多筭但以臣愚慮見計邕州戍兵雖止共萬人有疾患者有軟弱者正此分布左右江備禦韃寇已調出几半雄飛尚留橫山猶未還邕歎圖此卒且須先料兵力臣更當密與雄飛籌度俟其回報續具繳聞所準且當羈縻勿露圭角之訓臣恭奉惟謹亦當諭之雄飛矣

奏為邊報

臣所守南邊自前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以警報奏

聞連日事宜節次止申密院未敢敷瀆聖聽今月初四日夜四鼓得雄飛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公狀言鞋在奉議坊等處焚毀屋寨及與我軍相射而退其狀已繳申密院臣於是夜併得雄飛二十六日親書謹專用繳奏據雄飛所言今此全是得一出指授將士首挫其鋒虜哨以此未敢深入今日臣得邕州通判趙立初一日書本州別未有動息亦未言雄飛已回邕州臣已於欽州再那調軍馬一項發往邕州助雄飛調用兵力無多只得如此那後就急儻遂憑藉宗社洪福如雄飛所言惟願將士就裏殺退則不勝封疆之幸臣之所慮賊已幹透邊腹易生姦謀只橫山

一路入邕入賓亦可入宜支徑雜出皆可通入內地又且分路安南之報傳聞多異左江一面尤費閩防來日尚長事會難測兵戎既分布之不足城池無堅深之可恃臣以事關安危憂廢寢食惟有罄心竭力隨宜酬應深知朝廷正此備禦淮蜀本不敢以增戍請而幕府之士郡邑之民皆以賊既侵犯不同去年合辭有請臣已具狀申控密院欲望聖慈付外廷速賜斟酌施行

貼黃

臣於今日午時欲發奏聞連得雄飛二十八日遞本部已退在功饒州申到公狀二件賊

馬已漸透過橫山，雄飛欲以二十九日點視諸隘，畢回州備禦。據此兩報，參以硬忒勒所供，見得賊勢不輕，姦謀叵測。臣已行下令，加意備禦。外臣亦得雄飛二十八日親書，併用繳奏伏乞 睿照。

奏邊報

臣今月初六日具奏後，兩日未據雄飛申到事宜。今初八日卯時，得淮東諮議李安國初三日申初二日夜，雄飛已回邕州。其小貼子言已面與雄飛商量，添兵守禦武緣。那馬寨又得權賓州呂振龍初四日申狀，亦稱據探事人報賊馬大勢取間道出武緣。若果

如所報，則此路不經由邕州城下徑可至賓州。若不
至賓州亦徑可取小路至柳州。一過柳江則四散支
路尤多。去靜江已不遠，中間通湖南通廣東，蹊徑不
一。委是事體緊急不容不慮，除已劄權柳州趙希格
同都統鄭進措置占險防勦，又當摘兵前去添貼外，
詳已繳申密院。所有靜江府城壁臣自六月十五日
興工修築，以役繁力少且值一秋多雨，雖竭力措置
新城，猶未辦集。旧城且多瑕漏，見戍不過五千餘兵
城中備具百色欠闕，只得晝夜措置與軍民共守。

回宣諭

臣十月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九月二十七日未時

聖旨宣諭大理今歲旱荒幸而雄飛肯任事天子不
取是自失机虜出都泥江非比大理之遠諸蛮怨韃
必望王師俾令結約以為斬虜之卒等事臣伏讀聖
謨所授深切事情雄飛前月十五日提師一出聞其
意正欲先去許忠義之梗化且將命將出路城以勦
遏不虞未至橫山而賊已犯田州城由特磨以來所
經溪洞不一如無人之境而卒無一能禦之者如許
忠義輩素負固弗服固相疑忌而岑邈父子部落頗
衆亦不能為我出力此則恐是連年因住買馬有失
變心而然近邕州傳蠻人之請可知矣臣近繳院今賊
自前月十三日入寇田州整整一月雖未深入亦未

退去前此所傳旱荒止是本司探邊人吳以忠一報
所云而近觀硬忒勒所供賊中元有米有肉雜益信
也雄飛議論間慨然任事雖自可喜而慮事亦恐頗
欠精密如忠義之事未卒而机已泄于外臣每私憂
之近者虜入却幸其一出稍早指授諸將首挫賊鋒
昨日又以二十八二十九日朱文海之捷來上已具
捷旗并公狀繳申密院皆是仰賴國家威靈之力今
日之事臣妄謂且當以保境退敵為急未敢以越境
制人為圖捷雖再聞賊犹未動諸峒支徑之不一一
冬來日之尚長壁壘弗堅師旅多病臣正此晝夜電
勉應接積憂成疾未知攸濟所準聖諭天下事有志

竟成當以氣勝仰見陛下勉厲之意臣昔者以壯年歷諸閩有城池有兵將有器甲有錢糧賴陛下皇靈布宣粗知激昂志氣以圖事功前後幸免踈敗今再衰三竭矣以嶺表氣力而欲支萬里軫腹之寇不待智者皆為寒心獨惟受國厚恩誓當以身報效所準前項宣諭臣以雄飛方為備禦未敢錄以示之若寇退稍定績當備傳聖旨相与筹度别具聞奏臣得雄飛初六日書謹用僣奏在前伏乞 睿照

奏為邊報及安南饋送事

臣自十二日具奏後連遞邊報已申密院未敢敷瀆聖聰今十八日據雄飛十三日申賊哨十二日尚在

功饒州兩岸是在橫山裏兩鋪賊馬盤薄溪洞已自踰月雄飛雖布置諸將防扼要隘然賊在籬落未去正不容玩忽臣已摘那欽州戍兵戴俊張興祖兩項助邑戍守又摘鄭進於融張文彬於宜併屯於柳以上下應接防遏透漏上藉宗社鴻福早得虜退則為幸甚文趾自前者答其公文後一向未與相聞今日忽挾欽州申交人遣使人舟楫來領明堂宣賜書詔礼物亦有公牒來与奉司遺以器皿犀帶又有信儀惠邕欽二字詞溫幣重疇昔所無臣覘其來情必有所為其公文却不言其境近日有無韃兵動息其國主以三詩相寄頗欲解釋前言之疑臣為固守藩不

當外交今且令止信札于欽州欲先以公文復其使
報以辭受當稟朝廷方敢復命臣區區管見恐只得
受其所饋視儀報之仍以詩答其意蓋幾微之際不
容少露圭角也合更取自聖旨其真本已繳申密院
其禮物合無解赴朝廷併取指揮行下

貼黃

臣丹照安南尋常來領明堂宣賜即未嘗相
饋送今忽施此禮正以為疑臣此月十七日
却據雷州解到海賊陳應龍一名乃瓊州人
曾陷占城數年親見占城與安南今春亦曾
交兵冬又將戰臣親自引問其說與所供同

此出於一賊之口雖未可信若果有此交恍
有不自安者矣謹以雷州申狀真本繳申密
院臣已備錄密令邕欽二守更加體探外併
乞 睿照

回宣諭

臣十月二十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八日已時聖旨
宣諭二十一日又承苑使劉燾十月九日申時聖旨
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 陛下聖慮深遠一飯不忘
鉅鹿下臣無任敬嘆臣所準初八日聖訓許忠義之
恐偽韃及尊韃目今雖未見分曉然繼傳忠義果究
亦為韃所焚蕩雄飛一出始亦未聞韃至布置既定

已自滬城陳起等賞容續具申上臣所準初九日聖訓賊去橫山不遠當大治之臣自聞寇入已排日行下激厲諸將勉其極力勦殺有功優賞今得劉雄飛十四日書其言却自頗壯且云賊有畏縮之意寇入已踰月盤薄未進以臣逆料此賊自棄中而出無一嬰其鋒者既至橫山連為官軍勦截必未敢深入臣已戒諸邊嚴作隄備防其透漏乞寬聖慮若乃戍兵多病放不獨邕州為然只得那緩就急又從欽州摘調添貼邕戍矣所準聖諭安南獲級之事臣前者所奏亦只據欽州臣拱徽到探海李士瓦申得於所聞如此亦未端的昨已劄邕教更切儆探未有續報至

於詭詐之防敢不仰遵聖旨更加精察彼國近所遣禮十八日已申朝廷今先以公文復其使并以詩答今遞已繳申密院臣近遣介至海上所聞占交之釁如臣貼黃所奏陳應元之言亦有此傳更容儆訪的實續具聞奏謹將雄飛十四日真本劄子徽連在前

回宣諭

臣十月二十七日承閣長節克中十月十四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以橫山既有警報戍兵果未容那因大理旱荒人疲馬倦生兵不增可乘此机一大治之令臣与雄飛鄭進朱廣用雲拱相与共圖臣恭奉廟謨謹當遵儆第以橫山以裏之寇盤泊已四旬餘難

未敢深入亦未見遠道臣二十六日方得雄飛二十一日書謂賊寨犹在奉議哨騎或至鼠隘此皆橫山左右也其書已繳呈廟堂矣雄飛調兵勦遏雖屢捷告臣犹慮此寇遠未雖春尚餘蠶食溪峒間或窺它蹊或俟大勢狡焉正未可忽所賴兼旬霖潦匪賊之利以我師之苦於瘴者如此則彼賊之斃于後者亦可知或者天佑國家使之不得逞志早獲退遁則為幸甚大理凶荒之說近據獲到俘首所言則大不然所準玉音令与雄飛等諸將共圖大治之策臣自當布宣睿意勉厲事功臣見摘節進等兵二千餘人于柳正欲為雄飛應接相共勦逐亦以士卒苦於多病

未容輕用今聞進亦告病矣臣即容恭錄聖訓轉示雄飛等諸將審觀事勢商略區處續具奏聞惟是臣衰老共二漕寄支吾弗勝近嘗具奏伸免兼之請未蒙俞允益重兢虞實緣廣右漕計創添戍軍非比旧未必得強敏妙年者為之乃可臣委是精力有所不逮大懼誤国今不免再具奏陳仰干天聽伏望聖慈憫其真切之悃特賜從款改畀時髦實拜天地保全之造

再辭免漕寄

臣近以衰老弗堪漕寄奏乞免兼今月二十七日伏準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御

筆不允者臣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因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臣邊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雖嘗任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將以廉勤有所受則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未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成共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食一日不可欠闕而漕司連政以來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祇見煩紊官吏皇皇相告未免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盍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

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陛下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亦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自賊兵幹至邊隘巨測狡謀方以事閑腹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勦形瘵不能支吾况臣奮浮瘴疾今竟不時發動濶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睿衷俯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寬愚臣之責實為國計之便

回宣諭

臣十一月初一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十七日寅時傳奉聖旨宣諭欲具回奏間初二日又承苑使劉導

十月十九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聖謨遠慮邊鄙所以丁寧勉厲者備至臣敢不恭奉所準十七日聖訓戡人當防而羈縻駕御之道尤當加密此事明知其有可疑之跡然目前寇方侵軼於彼境之事吾力有所不逮只得姑不逆詐苟幸無事待之如平時固不敢微露圭角也橫山之寇雄飛雖一再得捷自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將士與賊交戰之後一月之間賊兵忽退倏進分哨出沒我兵雖屢劫弗中俱無勝負昨日據雄飛申到二十七日狀中止言十九日我軍與賊對射然以臣覘賊大勢似已越過橫山漸入老鼠隘等處此賊盤薄溪峒今恰五

旬只在奉議田州一帶札寨不動必有大勢又且蠶食諸峒驅用羣蠻當此冬月姦計正不可忽臣三十日得雄飛二十五日書方繳呈廟堂正此擬奏又得其一書最是今歲瘴癘甚於常歲士卒病故者多雖不住修合藥餌癸下無策可救委費區處邕州先已調兵一萬人以往今詳雄飛書以欠人調用只得輟張文彬見屯東泉所部淮兵一千五百人除病患外今益數前去邕州貼助調用此軍先已令戍宜州本留柳以應接今宜州一路却留鄭進軍在柳為備已詳具公狀申密院訖臣所準十九日聖訓以雄飛一出挺身任責可嘉一行將士已行推賞令速具姓名

資歷聞奏且準聖旨虜雖退舍姦計方深必大治之
可絕後患令臣誘諸將以厚賞使之奮厲勇往痛掃
餘類或諸蠻及民兵向前出力當一例行賞仍以睿
意諭雄飛臣已遵奉恭錄宣諭全文於當日緘示雄
飛令其恭奉矣所有糾合省蠻壯丁為用臣已屢祝
雄飛非一次適亦批其申到榜檢見差人分頭告諭
區處非不合宜惟恐倉卒未易号召亦已繳申密院
訖惟是今歲虜兵分道而入南中一面最為空虛兵
力既單重以瘴癘兩江溪洞雖聯絡相望不能抗此
賊適以資此賊前此疑其輕哨一再敗衄或可速遁
今既相持未去既過鼠隘地則平夷惟恐向後不免

一到邕州城下全藉宗社洪福得保疆場無虞上寬
肝憂實賴天助臣惟有夙夜益瘁竭力勉厲將士以
圖報效雄飛二十八日書繳連在前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七日承閣長節克中恭傳十月二十四日
未時聖旨宣諭以賊欲犯武緣耶馬及蠻人為韃所
誘攻之必潰虜若從小路易於過截柳江尤當用力
令臣勉之亦已令岩之布置相為掎角臣拜手恭誦
仰辭 陛下訓飭勉厲之意敬當備錄聖謨以戒諸
郡守將遵奉惟謹但以韃寇侵犯橫山溪洞相將兩
月盤薄未退姦謀必深臣近得雄飛十月二十九日

十一月初二日兩書併用繳奏其言以為賊寨尚在
奉議則在橫山之外據其三十日公狀所申諸將所
報謂賊寨有在功饒州及老鼠隘北此則已在橫山
之內臣深慮此賊逐步趨入迫近邕州此月自初二
日至初七日霖雨不止賊兵固不利而我師亦難進
攻且看數日後申到事辭何若第臣又以邕報諸將
所申參照謂賊多帶老小子彼又見治軍器則恐其
纏磨未便退遁溪洞家賊為之引導憂端不一若使
兵力壯盛調之分路勦劫彼亦不能久駐今戍兵有
限又多病故不容輕率雄飛今日劄中謂又遣調攻
勦聞其用溪洞人引領遣兵乘夜而進欲透出賊後

攻劫此却是一策所願仰憑宗社洪福若更得痛與
勦殺使之懲創而退則封疆之幸前者臣準九月十
八日宣諭為安南事臣近以雄飛歸自橫山方域示
之今得其報且以羈縻為意却當奏聞事定圖之悉
併條上此時忱未暇及此也臣昨準八月初七日宣
諭以王該如不欲過宜令臣別擇一郡來上今月初
六日王該方到靜江府其意雖不力辭宜州之行而
臣以總管彭宋傑兩年權知宜州頗於宜民相安見
今邊事未靖不欲更易兼柳州潘公詠未去此是控
扼邕宜融三路緊要之地雖見令趙希哲暫權終非
武將之比且傳聞公詠未必成來欲望聖慈特與改

差王該仍帶環衛舊戍知柳州彭宗傑知宜州庶兩
郡各得人任責又有欽州六未有正守臣昨留新除
環衛官臣拱以節制兵船兼權其人委是更練南事
於武將中殊不易得臣昨雖與約新春從其赴闕今
恐其去未有以繼之併望聖旨特與帶行環衛正知
欽州庶得其專心措置邊事更合取自聖裁

奏邊報并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初八日具奏後十一日已再具邊報動息申
密院未敢敷瀆聖聽十二日據邕州申到初六日报
十月二十九日賊馬仍在功饒新墟一帶出沒皆橫
山左右也亦已申密院訖此賊犯我溪洞今恰兩月

一向雨多晴少度此賊亦自不利但未見退遁不敢
玩忽本司已節次劄鎮撫司勉屬所調兵將取間道
前進出奇設伏速與勦殺此賊早令遠遁外惟是自
寇犯以來人疑右江溪洞陰有附賊不為我用臣於
十月十五日曾以利害貽書雄飛令其選擇知地里
人開諭岑邈許忠義黨與曉以禍福恐其以透漏為
懼則語以官司當盡釋勿問恐其以任買馬為說則
許以寇退申朝廷區處諭以賊久據尔巢亦豈尔利
使之邀擊韃賊以立功自見相與要約毋負國家此
書臣於十六日嘗錄呈丞相訖雄飛得臣此書後隨
即出榜及遣人入溪洞等處開諭十一月初三日繳

到榜檢臣亦嘗同本司錄榜繳申朝廷臣蓋恐溪洞
中有附賊者不容不勉以忠信開其自新之路今於
此月十二日據邕州申及收雄飛親劉順在州許忠
義者解到韃賊首級及衣甲軍器且謂有擒到韃賊
二人韃馬一百餘疋申邕州遣人取解雄飛即與書
填真命給付元印許補官賞優行支犒此固已得激
厲之術使其果出忠實益略前事但論新功足為諸
峒之勸但臣以許忠義久不相順忽為此奉雖若可
喜尚不能使人無疑雄飛區處亦頗乘快臣即已作
書更令精審書檢今通已錄呈丞相所願宗社威靈
此事出於真實別無虛詐則真是鼓舞溪蠻一机括

但雄飛所乞朝廷行賞却望宣諭外廷少俟續報的
實候其取到所獲韃賊韃馬本司申上推行米晚雄
飛親書同此繳奏又有近準宣諭令諭雄飛諸將一
大治之今得其回書亦已恭奉併用繳奏伏乞睿照

回宣諭及繳劉雄飛兩書

臣十三日方具奏十四日承閣長閣德亨十一月一
日午時恭奉宣諭以近宰臣繳進臣書獲徹睿覽團
結洞丁最為急務買馬一事寇退舉行但要博易之
時關防可也臣謹已恭稟所有團結之事已節次諭
雄飛等留意糾合為官軍助買馬之事俟寇退續具
奏聞又準聖諭境外之寇切須鼓舞將士早遂驅除

臣恭稟睿謨深願速請封境上寬宵旰但以虜之姦謀叵測我之兵力有限邕州將士連月把截隘外備殫勞力昨日據雄飛捷旗申到諸將於初五日又與賊戰于老鼠隘下復獲勝捷生擒到回韃二十餘輩見存七人并馬疋軍器等將士盡忠用命敵王所愾臣方為國事幸適臣得幹事人申乃謂初六日將士又與賊戰賊已透入鼠隘諸軍急登糧舟多回邕城止有胡世全王安仁兩部募化防遏據此所報則是我師雖捷不能遏賊之進臣正爾為之隱憂今早邕州傳到初十日辰時煙牌則果報賊已過鼠隘漸近邕境臣近者固嘗奏聞聖聽逆料此賊逐步躡進必

未免一到邕州城下亦嘗稟廟堂正看此月初動息蓋其閱數千里遠來必有重兵盤泊溪洞已兩月陞夷虛實皆已覘知無緣咫尺邕州不一窺伺而去今恐出于此已亟作書及移文雄飛令審度事勢措置城守嚴緊隄備臣所調張文彬軍往邕添助已自旬日遠值連日大雨聞尚阻留于柳州境內已排遞趣令前進俟見別有動息緊慢續具奏聞臣所得雄飛初九日兩書係申明捷報一係恭奉宣諭併用繳進其捷旗已繳申密院訖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

臣十一月十六日承閣長劄克中十一月三日寅時

恭傳聖旨宣諭又承閣長閔德亨十一月三日申時
恭傳聖旨宣諭一日之頃兩蒙玉音訓飭勉厲臣拜
手恭誦撫躬震慄深念臣以庸老之蹤當空虛之寄
致貽封疆之警上勤宵旰之憂此在微臣何所遑矣
所準聖諭安南有饋不言韃之動靜豈真与之相通
又戒以安南姑示羈縻不得不防此事以今年韃兵
侵犯不出安南而出特磨則安南之遺賂納款此自
可覘然在目前只得用羈縻之策謹閔防之備乃若
覘交之釁近臣拱書中片紙亦言之已繳聞廟堂此
雖于中國無預然亦足以分交人之力若其相為蚌
鷸未已固我利也臣又準聖諭橫山之寇所宜作急

驅之遠道勿使停囚長智可以此意勉雄飛賞功之
典斷不吝也又蒙戒以橫山境外早遂肅清則諸將
士之賞決非所靳臣謹已恭奉於今月十七日卯時
恭錄旨諭入急遞諭雄飛俾之勉厲將士措置戰禦
以副眷倚寬憂顧惟是雄飛兩月調兵遏截將士極
力於外犯煙瘴冒風雨亦屢獲捷非不欲速退此寇
其如賊馬勢重我師力薄相持許久竟不能遏其進
除近具奏外兩日間得雄飛初九日亥初十日卯時
兩書以賊既過隘度必來邕又恐其從武緣而入見
措置待敵作急戾城守之備臣已隨作書再三丁戒
勉其加意備禦全城卻敵即是雋功但邕州今年屯

戍兵雖萬人而病故者已多近從欽州摘戴後五百
人以往又從宜州摘張文彬一千餘人以往此措慮
其弱也此外司存別無氣力止有鄭進一千人在柳
備武緣透瀘靜江府止有朱廣用江上軍三千餘人
湖南兵二千餘人亦有本更欲摘調前往而靜江城
壁未辦工役無日不雨莫曉天意又不容前出後空
略無以安人心宜州則既移動張文彬軍見存戍軍
俞昱等一千二百餘人彼中撞丁可用却令棟擇強
壯本司與放一千人錢糧添助戰禦此外雖欲展布
力不逮心只得持以堅忍勉焉應接竭犬馬之力以
圖報效且乞上寬聖慮仰惟皇天佑宋必不使此虜

得逞志於我也雄飛兩書謹繳進在前臣又得十一
日申狀言賊已到乃村離邕州三日程已繳申密院
俟有報到動息陸續奏申伏乞

貼黃

臣今日午時具此奏欲俟來日遣迤續於今
日申時再得雄飛十一日書亦言賊已到乃
村雖以兵力病弱為慮而雄飛熟於備禦處
之却自不迫但又同時得雄飛十一夜公伏
則謂探望人報賊已到武緣界此雖未見賊
情進退然慮其哨定邕州透入賓宜此報頗
緊已行下諸處俾探及作隄備外雄飛比書

已繳呈廟堂伏乞 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一月初八日聖旨宣諭聞安南自有私年號并大理年號可疾速體訪以聞臣謹遵奉檢照本司案牘及行體訪見得大理國淳祐六年謝濟到特磨道繳到其國當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使何智淵書偽稱道隆八年至淳祐九年己酉歲其國翰學楊淵於正月吉日以謝狀回經略董槐稱道隆十一年其安南國於淳祐三年十二月欽州繳到偽陳太師當年七月交通博易牒偽稱天應政平十二年至淳祐九年臣任經略日其

偽太師十月內移牒經司奉本朝年號稱淳祐九年近凡有公文到司並奉本朝正朔年號但採訪得其國於寶祐五年自偽稱元豐七年今夏楊慶成往彼國見得陳日煥退位其子偽稱紹隆元年慶成有本國送合食狀可驗臣又準聖諭仍要見自何時有之凡立幾號此却無憑稽考所有大理自癸丑年十二月己為韃賊所破伏乞 睿照

貼黃

臣自十七日具奏連日俱未得雄飛劄狀止是十八日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日一書言事勢緊急已繳納廟堂切疑邕境哨隔郵傳

未通已劄賓欽州及鄭進張文彬等多差人
體探所有武緣一路却未見續報候有動息
續具奏聞伏乞 睿照

奏邊報及乞兵

臣二十一日方具回奏是夜三鼓得雄飛十四日公
狀報賊馬十三日已哨到本州之東門雄飛調兵出
城與賊相射尋常邕途到司只須四日今以賊犯道
路多梗狼虎噬人鋪兵艱於傳送七日方達又得賓
州呂振龍十六日戌時公狀其言賊勢緊急中間所
報十三日之事與雄飛所報雖有差迭其所言崑崙
關外哨馬已到此則賊旣在邕勢必及賓自十五日

以後未有邕州續報臣却續又得邕倖趙立十四日
書其辭頗急迫本司今年調兵萬人在邕若於瘴癘
立以為可用之兵僅千餘人臣自今月初三日調張
文彬一軍入邕連值風雨至十五日方離柳州此時
約方至賓州已令其同呂振龍商確控扼關隘仍取
便道入邕今見事勢緊急恐文彬所部單弱只得於
柳州鄭進所部千人內再攝五百人併付文彬調用
却從靜江又那撥五百人付鄭進把守臣深慮邕筦
受圍素備單弱兵力衆寡不敵他無可恃而靜江去
邕千里非惟應接艱阻而根本之地亦甚虛枵城壁
修浚未圓只得隨宜措置防招外但以見管戍兵無

幾分布不敷揆之三邊守禦規模真可寒心前者已嘗申乞師之請雖繼蒙朝廷調京湖千人松江副司千人赴援未見起發校虜數年圖謀連月盤泊志不在小若非得大勢軍馬一項兼程前來策應本司雖欲進援退守無可運掉緩急惟有以忠報效無補國事所有邕賓二狀已繳申密院情出急迫用是專伸控告伏望聖慈宣諭外廷軫揀南土亟賜處分施行

奏邊報及催調兵

臣自得邕州十四日報已具奏申外此後十日不聞音信且傳哨入賓境中間又因邕州所調守武緣縣官兵一項為賊衝散未免瀕洞本司亟下諸處申嚴

備禦令張文彬相度而進及遣膽勇將士賫蠟書陸續體探封疆責重正此憂皇今二十五日辰時得邕州劉雄飛十九日申狀刀報賊自十三日哨至城下之後未再哨又得通判趙立一狀亦言動息雖未見虛實連日似若少緩然狡謀盤泊既久進退飄忽未易測度正當益加之備臣除已督促張文彬軍兼程以前優支軍費銀兩令趨入邕城添貼戰守不許逗留誤事外仍令節進所部專一任責來賓江岸應接守把候有諸處申到動息續具奏聞其雄飛趙立兩狀已繳申密院

貼黃

臣照得廣右地分闊遠兵力單弱近邕賓告
急內郡支徑如麻又靜江城壁未辦實是憂
責關係利害不同諸聞是以近有請兵之奏
欲望睿慈宣諭外廷檢照已申催促所調軍
兵前來添貼戰禦伏乞 睿照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二十五日方具奏二十六日連得雄飛十九
二十日兩次公狀內二十日所申稱探得十八日賊
自武緣回頭已繳申密院臣亦得雄飛十九日親劄
所言與公狀同謹具繳奏惟是此寇自九月十三日
侵犯田州盤泊右江溪洞與我師轉戰相持兩月自

初六日過鼠隘十二日透武緣十三日哨邕州事勢
急迫姦謀正自不淺今雖據申武緣渡河回頭未見
端的兼近據邕州解到生擒回鞞七人到司臣逐一
引問具言賊勢頗衆前進已將各人所供繳申密院
深恐此賊去來飄忽以退為進益當加備臣已貽書
及劄報雄飛勉厲所調將士乘此併力追勦務要境
內早得清肅毋得玩視外候有續報別具奏聞

可齋續藁後卷之七

可齋續藁後卷之八

奏申

回宣諭

臣十一月三十日承閣長関德亨十一月十七日申
時恭奉 聖旨宣諭以橫山鼠隘之寇未退相持日
久令臣與雄飛密籌驅之遠遁是皆臣守邊不武上
勤願憂伏讀訓詞祇增悚懼寇一日未去臣一日憂
責所願督勵邊將速与驅逐連月于此允所酬應蓋
以陸續見之奏申寔緣賊虜勢重我師力薄雄飛始
出甚銳布置諸將在隘非不欲扼之于險捷雖屢告
寇竟不免一入若使其有重兵可調更不為瘡瘍所

侵固可仰遵聖諭一大治之也此賊前者既過橫山
雄飛豈容不歸保城壁繼透鼠隘雄飛又只得亟辦
備禦及犯武緣則支徑四出內地皆震邕州諸隘之
兵致有峭隔不能入城而奔潰向裏者雄飛亦照管
不及矣以旬日前事勢委是急迫本司雖是督促張
文彬前進及令鄧進玉該于來賓柳州上下應接防
遏犹幸天佑宗社將士連月戰禦此虜雖峭近邕城
而不致攻圍雖侵入武緣而未致透漏除前日已具
申外臣二十八日夜再得雄飛二十一二十二日公
狀見得賊自武緣回頭取舊路而去却未知賊退遠
近端的雄飛已摘戍兵令李安國總統前去勦逐所

願上憑國威大挫虜鋒俾之稍知懲創則為幸甚所
準聖諭知欠兵力黃州一千人在湖南可取調用臣
乃者益兵之奏正以賊久盤薄而靜江兵力不及若
得朝廷調至精銳三數千人則可以間道攻劫使賊
速退今此項黃州兵臣前已報湖南催發近得岩之
書念五日已離長沙更十日須至此到即當遣用矣
今所準聖諭令以睿意勉雄飛臣謹當恭錄旨諭全
文封示雄飛令其勉立雋功上副隆委嗣有動息續
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

臣照得桂去邕千里調用責任固在聞臣隨機應

接全在邊守一進一止動關安危此番雄飛應酬
良亦不易目前虜雖稍却事未可知幸而果退憂
正未艾蓋蹊徑雜出無險可恃士卒苦瘴無法可
療纒有危急列城望風而避又何以處此如日近
邕州調出之兵有奔潰者取小路不旬日透入湖
南內地元不經由桂府若使此賊繼踵而入則利
害可勝言哉狡謀幹腹踰二十年今越數千里而
來相持連月而必欲哨到邕之城下以覘我者其
意固有在此去恐須別作規模待之固非庸老踈
謬之臣所能任也惟 陛下亟圖之
又貼黃

臣遣遞間又得邕州二十三日公狀謂賊於十九
日向慕化回已催所遣兵勒逐其狀併繳申密院
訖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四日承閣長關德亨十一月二十二日寅
時恭傳 聖旨宣諭以雄飛遣兵攻劫所望驅之遠
遁仰見 陛下惠顧南鄙肝食不忘臣伏讀悚懼無
地寇久盤泊境內疆吏責也臣自九月以來無日不
督勵雄飛諸將俾之併力戰禦中間條退忽進莫測
狡謀哨邕城犯武緣勢亦迫甚自得雄飛報賊自十
八日引卻未幾又傳遊騎復來臣正疑其若非倒哨

即是別有姦計設或纏磨尚費勦逐今日得雄飛三十日午時親書見得賊馬已回奉議諸將已分舟陸前進溪洞會合追勦數日後須見賊勢遠近端的續具奏聞若得諸軍追龍一勦使之懲創國之福也惟是此寇已幹透洞隘已習知蹊徑猶幸我師連月逼之於險未至深入今縱即退遁愈當關防猶恐駐在近蠻時或遊哨則嶺右自此多事其憂未艾臣前所奏須自朝廷別作規模待之臣庸老不足勝任矣欽宜柳三郡守臣適當警急備擬控陳仰蒙天高聽卑朝奏夕報三州得此當才分任憂責臣無任感戴之至雄飛書謹用繳進其中言武緣戍將方文貴等一

時為賊衝散內有不歸戍所又不赴本司奔竄內地驚動人心臣雖差官趕回一百餘人猶有追之弗及者已報湖南沿江追捕及申密院乞行下矣因法軍律關係不輕此風委不可長如有獲到所當區區押回戍所庶可戒後伏乞睿照

回兩次宣諭

臣今月初九日承閣長鄧克中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時恭奉 聖旨宣諭臣於初十日方具回奏間又承閣長鄧克中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時恭奉 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謹悉聖訓丁寧之旨許忠義韃酋韃馬之獻既不可逆其詐亦不可墮其姦聖明之見已

盡之矣臣已恭錄旨諭全文即時封示雄飛但此事前者寇尚在境不能無疑寇今既退却自易處彼以俘上雄飛所行亦不失先封雍齒之誼若當時給告而姑俟制司書填令其小定續解俘獲不必遣人往取則施行為當矣今雄飛已發用止之無及所遣取馬聞止十餘人旦夕須見分曉續具奏聞臣伏準聖諭官兵與賊戰於隘下雖能俘馘不能遏其進臣固嘗預于十一月初三日具奏料此賊擁眾遠來相持之久恐其不免一到邕之城下蓋此賊為謀既幹透此路正將覘我夷險此當為官兵雖力戰雖克捷終以眾寡不敵弗能遏之既迫近城不容不亟保根

本胡世全王安仁等尋亦歸城矣武緣戍兵一部則為所衝散至於奔潰要是邊頭戰守隨機而應固難執一張文彬不能勇於進近月初已入邕矣雄飛三捷之上仰蒙聖念俯錄將士之勞將加賞功之典始推之不及者許增繼催其條具終從其喝轉聖恩優渥無勞弗酬以此示勸其孰敢不用命以報國但臣愚管見有功固不可以弗賞論賞亦必有以當功吝固不可濫亦不可也今三項之捷又有守城暴露之勞臣謂且乞朝廷行下取其職位姓名等第自本司逐一保明申方與降旨亦未為晚比年蜀相當國推行苦竹之賞兩次有轉十三四官者此何以為繼一

時失於旨揮之快反覺名器之輕臣為聞臣不當持此論然為國計也乞留聖意

貼黃

臣昨日收雄飛初四日公狀報賊馬盡已入陵州裏去見催諸軍深入追勦左江及武緣並無動息其狀已繳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十二日承閣長閣德亨十一月二十九日戌時傳奉聖旨宣諭以虜從小路透隘當來合關防使其於小路相遇豈不可以扼其亢及聖諭宜賓小路須是多方擺布事仰見聖謨軫慮邊鄙俾之周密臣

敢不恭體但以臣前所更歷切觀此寇憑陵中國以來莫險於蜀之諸關其次如金房山險又其次如光黃諸關非無險隘而此賊旁尋蹊徑如鼠穿穴我師逼其前彼或繞吾後類不能逼其進今廣右地勢初無十分峻險近所守老鼠隘雖有林木險坂而隘外左右皆有路徑邕州所調守兵有限彼以大勢漫山而來故非一小路所可扼也所謂賓宜小路尤更非止一途透武緣渡來賓即入柳桂一路也由橫州透貴象徑通湘廣一路也實是地里平曠雜出如麻兵力不足以擺布此固臣寢食之所憂只得視勢所向隨機而應之今者不至深入國之福也所準聖旨

既出平途只得與之決戰此疆吏之責也近自賊之
哨鬯臣無日不貽書雄飛勉其戰禦但每以我兵苦
瘁為慮猶幸賊因連月屢挫今已退遁見調李安國
等軍糾合峒丁向前追逐旦夕必有續報載念狡虜
積年謀幹邊腹事勢不輕乃者一番應接幸無疎虞
皆藉 陛下皇靈遠暢臣得以苟逃曠責聖訓俯加
勉諭第切感懼之至惟是今冬之事將過嗣歲之憂
方深地利彼已習知天幸不可數恃臣之庸老伎已
殫窮不亟圖回恐大踈誤臣見擬具奏所有沿江副
閩之兵黃州黃青千人已將入境旦夕至此若邕州
更欲添戍便當遣前江州謝天祐千人臣以近準密

劄欲留湖南托裏已令其申審帥司區處若之近調
柳州七甲義兵臣亦聞報帥司且留其境亦緣漕司
糧食有限券錢見闕不容多費供億也伏乞睿照

貼黃

臣蒙廟堂頒下三捷功賞省劄仰見 陛下軫恤
將士恩不踰時臣同一感戴見催具等第未據本
州申到臣已詳稟丞相伏乞睿照

奏邊防俘獲事

臣近自此月以來雖據邕州申賊勢漸已退遁入陵
州以裏本司排日行下鎮撫司催促所調兵將追勦
務要賊早出境今月十四日據雄飛初九日狀并捷

旗申備據總統李安國狀申胡世全等會合諸部人馬於十二月初一日未時在陵州小村遇賊馬大寨將士發勇勦殺具有俘獲以勝捷告且謂勦賊遠遁境界肅清是皆仰賴宗社如天之福 陛下德威暢遠謨筭折衝臣得以苟逃曠敗實為微幸除已備雄飛捷旗繳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十二月十七日承苑使劉穆之十二月初五日辰時恭奉 聖旨宣諭以賊已闖邕當未合容其過隘臣十三日於前奏已嘗略及大抵遣將禦賊非不欲力扼於前虜兵勢重則不能終遏其進蓋衆寡弗

相敵蹊徑不一岐此其所以難也所謂閉隘但可姑憑險阻相持月日以需我備以老彼師使知稍有顧忌不至突如遽入耳臣不敢誑言也所準聖諭令那靜江精兵急往邕境極力以截臣近者警急之際亦屢欲益遣戍兵以往却緣邕州今年屯戍萬入近又輟戍欽戴俊等部戍宜張文彬部兩項往彼增戍此皆是淮兵之精所留靜江乃是松江部湖南部共五千餘人晝夜從事浚築若以將士勞苦甚於守禦自桂去邕千里中無限隔馬路平坦使當時此虜哨定邕城突至內地諸郡既無兵無壘必皆望風奔竄若更不略留兵於桂孤注一擲前出後空閑繫更是不

淺桂足一搖江湖四面皆聳矣此臣所以不敢不斟酌應接非敢留以自衛也亦非敢玩日養寇也今幸仰憑國威屢奏戎捷虜已退遁境告肅清前項委折自不必再瀆聖聽然利害所在不敢以已事為幸政當以方來為憂要是廣右一邊連接心腹視三邊之地最為重以今年戍兵論比通年固已多以近日事勢觀恐後日尤當益弄桴着子布置須是在先掘井救渴倉卒決是不足近蒙朝廷調諸項兵赴援如影響之應如星火之速非不知所感戴然皆道路遙遠止是黃青千人今日終到靜江其餘既已粗定慮口券不足以給已報湖南留之托裏臣前者亦嘗有奏

備戍於嶺惟當多屯於湘既可免瘴又可省餉既可備邕宜又可備靖沅此後圖備幹腹不同往時矣敢望朝廷深入廟筭別作規模待之臣庸老弗克勝任近已控告君父矣伏乞睿慈曲從愚請臣又準聖諭呂振龍望風而懼是可罪也事定只得易之臣謹當恭稟臣前者以新守劉士宥未到以振宥乃應飛使之權郡已及一年見諸申畫具言措置保守似若慷慨事功者遂以控告廟堂乞予為真如士龍改除與填見嗣士宥赴則令替任滿蒙公朝從之不謂振宥後聞警報遽違前言奔竄入山三日而出二十七日去還固不可使任此州矣臣本便欲徹聞緣又有象州守

臣竊必勝者尤甚象比賓去邕又自隔遠不知何所
聞見泛舟越境逃避空城去之象之闕守者凡十八
日十一月十九日去此又罪浮於振危矣臣連日正
以此事皆難掩覆有不容避仇怨者適賓州新守劉
士龙兩日前亦到靜江袖催赴省劄以就銓審臣見
此區處容續奏申伏乞睿照

奏賓象州守臣事

照對近者賊犯邕管雖是十一月十一日犯武緣十
三日哨邕城賴成邕將士協力勦遏賊隨即退遁元
未嘗深入也賓州去邕四程象州又去賓五程不謂
賓州知郡呂振危於十一月十七日聞警即入山至

二十日還州象州知郡奚必勝於十一月十九日徑
登舟越境而去直至十二月初六日方還本州切照
兩州雖皆無城無兵然去賊尚遠為郡守者正當明
謹探望措置險隘糾合官民兵以守必不得已迂避
使寇至就可亮也豈應略無所見輒離官次望風而
遁今雖寇去而返豈容存留振危者雖臣近申公朝
乞與為真不敢為之掩覆所合併具奏聞取自朝廷
指揮

貼黃

照得橫州亦緊與邕為隣相去四程城壁亦不可
恃守臣劉清卿文吏也乃能屹立弗動引放水設

隘以守有漬卒過之不敢侵近而去一郡賴以按堵揆之賓象殊可嘉尚欲望朝廷特与量減磨勘以示獎勵併取睿旨

回奏十二月十一日宣諭

臣今月二十四日承閣長鄧克中十二月十一日卯時恭傳 聖旨宣諭知虜騎已退但狡謀有不可測所宜預備于其禦之于境內何如卻之于隘外宜亟于隘口早下工夫斷不可容其再越隘等事臣恭準廟謨敢不遵奉近者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七日兩蒙旨諭及此臣于回奏中亦嘗略以利害陳之聖聽矣大抵守邊之臣皆欲扼隘以守止緣賊勢重蹊

徑雜戍兵備多力寡往往能援敵不能止敵必欲使兵力可以分布無間隙可以肆窺則非得多調精銳不可也目前憑藉宗社洪福雖幸寇退此虜既通線路愈當隄防聖訓丁寧諄切如此臣自當恭錄全文諭雄飛及欽宜融守將令各於所部諸隘預作措置以備不虞臣又準聖旨再調沿江副司二千人三峒七甲二千人入廣緣臣以虜退不敢多耗邊糧已報湖南存留或遇緊急却往取調又準密院再調兵四千人在長沙仰見朝廷軫慮心腹處置周密此項屯兵於湘實可以為邕宜沅靖兩路之備其愈於臨急遣援遠矣將士功賞已降旨揮者悉已聞報續次奏

申者乞賜施行臣又準聖諭安南不可不防亦須隱
然有以結其心臣恭奉惟謹近據雄飛報到虜退之
後安南遣其臣段士佳者至邕探虜動息雄飛已具
累捷徑自報之數日前又據邕州繳到安南木匣移
文本司欲取回李小哥并乞發一俘獲以回此蓋其
欲覘我禦韃之實臣謂李小哥者元許遺還今不遺
則失信遺之則其人久留于此恐泄事情只得且与
存留其所乞俘獲無甚關係却不容拒絕其請見欲
於邕州未解俘囚內遣其一以往此亦辭聖訓隱然
結心之意然亦未敢專擅見已申取朝廷旨揮矣所
有彼因先以餽至奏獲聖旨受而報之今專辦禮物

發下欽州遣人送往併已具公狀申密院此鄰好不
容於弗講邊防自不敢弗密也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十二月二十七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二月十
四日申時聖旨宣諭賊騎雖已回途當防再哨如橫
山老鼠諸隘合重新葺理臣昨日得劉雄飛二十二
日書報據橫山提峯黃燧等申賊馬已分兩路一由
歸仁隘一由峨州隘而出此皆特磨路也雄飛已差
人出特磨道僻探臣亦已專差吳以忠等間道深入
僻探矣賊雖去謹不敢一日忽也所有諸隘臣已屢
報雄飛恭稟宸謨亟作葺理亦報欽宜融三郡各思

措置矣又準聖諭諸隘衝潰之軍不由桂府小路透入湖南此等支徑尤當措置控扼臣仰見聖慮申嚴備禦務欲周密但廣西與湖南接壤客旅私小路非止一途若處、控扼實難周遍兼自邕宜極邊小路透入廣西地里已自旁蹊雜出防托不盡若欲又備向裏一層支徑委無此氣力妄謂備外之責當在廣托裏之事則在湘大抵外不可以應內而內可以應外也又準聖諭賓州柳州城池皆當修浚可委官計料所費當與科支臣近準密劄恭奉聖旨令委官相度諸郡措置城築寨隘臣已具奏申但廣西除靜江外極邊凡四郡次邊凡六郡非城固不可以備敵非

兵則又不可以扞城今欲議一城之築工費未暇計須當預計一城合用之兵與糧餉守具皆合經意今廣右兵力有限如今歲之事止是豈有萬兵僅了戰守桂五千餘人欵宜融城皆未備兵亦不及賊不至幸耳今欲添議城築只得審所先後次第以舉以臣管見柳不可不亟築實且當以措置關隘為事兩役不能並興也臣已劄柳州王該令速計料修築工費俟其申到當與一面科請仍從本司且那融樁管應副興役續容奏申臣伏準聖旨招土人為軍結蠻人為援謝濟計已到靜江可以此事責之否乎臣仰見聖訓及此可謂詳盡廣中也僅有安邊一軍不及二

千人往時胡穎嘗乞招四千為額今若蒙朝廷檢照
穎之元請且令更招得上項軍二千人或更增人數
並只招廣西土着分安邊作左右兩軍庶可令分任
措置城壁亦免二千人戍軍生券之費且無不諳煙
瘴之患此項取自聖旨如或可行乞付外廷施行所
有結蠻人為援此尤於廣西邊面關係議者正謂連
年失諸蠻之心懼其為敵用不為我用今此一番虜
入諸洞不能不為韃害亦有能出力拒敵以所獲人
馬來解者正當乘此結約以羈縻之臣頃以謝濟為
請蓋欲委以此事俟其到此便當商確行之凡此皆
職分所在聖謨所謂一日之暇當做一日工夫此古

人必算之誼臣不敢不勉臣又準聖諭呂振龍望風
退避豈可伏乎可別薦人臣近已具奏第竄守新任
朝廷先差到劉士龍見在靜江亦已為之申審矣伏
乞睿照

貼黃

臣伏準聖旨朕素眷卿適時多艱正賴協濟奏尾
所及切須忘言臣一介踈遠旁無寸援蒙陛下
拔擢恩隆天地九殞不足以報當此宵旰軫慮之
日豈敢不仰體訓諭實緣臣衰老日甚向者十年
之前嘗病瘴於此春首被命即慮不克勝任已自
致疾龜勉重來僥倖滿歲事任雖號制閫事力只

是一州近因調度之間便覺支吾不去已事雖幸
後慮正殷臣智力既非強壯之時年運又臨災厄
之歲不時疾作所苦頭疼身計非所憂國事將上
誤臣又有真實之悃臣新年六十有二臣之恪特
皆止於斯犬馬餘齡為之慄慄此臣所以哀告
陛下也臣近者已具公奏必蒙矜憐以臣管見桂
林只須建經略仍以湖南閩臣兼制之若之威略
任此餘裕如向士壁朱禔孫王登精力俱強皆臣
舊僚屬並在西邊不過各相分責於內儘可輟其
一付以桂任則必可以上寬南顧臣得賴天恩保
全歸里苟或過此災年未致實墮尚有報國之日

也伏乞睿念

回宣諭

臣正月初二日承苑使劉榜之恭傳十二月十八日
寅時聖旨宣諭覽奏賊已退遁此正天假我以自治
之歲月如兵復閑隘如修浚賓柳宜州城池如團約
蠻丁如招刺軍士皆當日下作急圖之臣拜手莊誦
仰見陛下遠慮南鄙深軫睿衷雖天顧之暫寬而
日戒之益至臣職分所在敢不恪共如兵復橫山鼠
隘諸閩臣已屢趣雄飛遣戍守把亟作措置如修浚
賓柳宜州城池臣竊謂賓柳兩郡恐難並役且當先
柳浚築及葺理賓隘二十八日方具回奏如宜州則

城款略展濠未浚深前者守臣嘗申科請今當更委
官同彭宋傑相度續具奏聞如結約蠻丁則臣近奏乞
欲俟謝濟之到專委結集如招刺軍士則臣近奏乞
檢照胡穎之請許令招募切討皆上徹聖聽臣又準
聖諭簡在朕衷惟卿是賴昨放諭旨切須体承臣益
佩聖恩未忍捐棄豈不感戴第臣犬馬之悃舊臘十
五日已具公奏二十八日又嘗以貼黃陳情臣正以
衰老災厄弗克勝任所謂別作規模者正望陛下
改命英髦大為方略增廣封疆之力消弭腹心之虞
若止因仍已然切恐終誤乃事乞留聖意方文貴等
違犯紀律臣已收拾其部下衝散之兵二百八十七

人皆因主將不才累及士卒差人追捕文貴至今未
獲仰蒙聖旨下江閩審戒若得將來押還戍所庶可
懲一而使千萬人懼邊鄙刀幸

貼黃

臣宝祐六年分拘催到廣西買馬錢今通已具申
尚書省除旨揮科支外見在不多刀者恭準宣諭
許復馬政今專俟謝濟之到令與雄飛商確區處
併合奏聞伏乞睿照

又貼黃

臣遣通聞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月二十五日書
言寇退後欲得撫恤溪洞消弭盜賊臣已作榜文

行下具申審院其中言頃者寇入哨迫邕城賊徒
凡兩有聞觀此雖若茫昧然賊兵擁衆來寇連月
盤薄卒以敗退此固將士之力寔神明之佑也是
皆陛下聖德格天皇威制遠八公草木皆為王
師有以占宗社綿長之福末言許忠義之事前亦
得之所聞未敢深信已行下契勘李洪者至今未
有歸信此事須待雄飛申到方可憑擬邕之左右
兩江左則李維藩右則許忠義皆積年兇惡之為
邊梗者頃既去維藩今若忠義果如趙立所報是
又造物假手于韃然其末後果能益節則一是足
以掩百非却須与之旌賞以勸諸峒候見的寔別

具奏申伏乞睿照

奏乞叙復朱制參元官事

臣不揆凌犯輒有悵祈仰干天聽臣竊惟時事未靖
時才為難毀譽雖或出於風聞是非則固有於公論
其有近在僚佐素知材能又親得之諮詢乃尚墮於
降責儻不力為昭白是負清明之時伏覩擬追宣義
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朱文炳稟資忠純處事
縝密文墨議論迥出等倫自余玠昨在淮塹已預畫
諾一紀蜀幟實為元僚治法征謀多所毗益亦既領
州麾除漕節凡玠之始初經畫皆其贊之中間逢辰
之權司晦之建閫人情危疑之際文炳傾心調協賴

以帖然蜀之官民將士稱之如出一口蓋臣旬宣入蜀得於耳目所及非飾辭也近自京湖宣閩辟之參幕援夔應襄尤竭忠力臣度嶺此來適值幹腹告警文炳在元幕又能相與籌度以濟艱危即其材略求之前後閫幙未見其比而乃以癸丑一時蜀議紛例遭鐫秩猶未牽復文炳但知盡力王事退然曾不及其身計臣猥為其長豈容默然且伏覩近降旨揮玠已復元官思忠亦已復官與闕文炳為之賓介其可獨使之向隅用敢仰恃聖度天寬僭為控陳伏乞睿慈俯念人才之難得深察臣言之不欺特與付外廷將文炳叙復元官仍與改正理還元斷月日依舊

奉議郎廣南制置大使司參議官此非特為一司僚佐協濟之計實所以明四蜀是非之公不勝幸甚于冒天威無任震懼

貼黃

臣竊見朱文炳元係奉議郎雖準指揮追三官元不曾被受省劄及追官告命所以今作擬追其銜其奉議元告見存文炳處併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十日承苑使劉穆之恭傳十二月二十五日申時聖旨宣諭賊既遠遁但蹊隧既開愈宜加備如關隘當葺理蠻人當結約邕賓柳宜城池當修浚

民兵峒丁當教閱逃潰支徑當窒塞臣敢不恭奉所
是關隘葺理邕宜融三郡聯絡諸蠻關隘不一而足
前後閩臣亦非不欲措置類以地遠難於應接煙瘴
難以久成亦非蠻人所樂每至害成終一屯兵便須
糧食稍失照管隨遭毀撤今經此一番寇入只得下
各郡擇其緊要去處勉諭守臣令其措置見此檢照
施行蠻人結約及四郡城池之事則近已具奏今得
謝濟報已過衡州臣已支送錢糧趣其此來俟到即
與商確遣之往邕與雄飛謀令親出橫山結集濟熟
於蠻必能辦此城池則邕城已壯未備者濠及守具
多關雄飛見不輟浚治宜亦有城但前後守臣所見

多異近得彭宋傑書引水灌濠似勝前時但欲展拓
城堡見委官相度此兩城若自目下經理至新秋必
可保守但宜以戍少費乏為請耳賓柳兩處前已具
奏惟此等工役務要靠實經久非空言駕虛可辦只
如柳州前者雄飛等相度莫不以形勢為便臣近加
體訪方知彼中江雖可恃而江岸皆石向北一面開
濠若到底皆土引江水而入深五六丈計費工已不
淺而又恐石脚則施工不易且聞環柳三百里間並
無一木植版築豈容闕此臣見作書與王該以乞申
料撥為請而未有其數總一動手非財不行臣不免
量與那允俟其計料報來續具奏申大抵興築一城

池費用浩瀚非州郡所能自辦而况於廣郡如靜江
築後臣自去年四月十五日興工未嘗一日休工役
猶未能辦然已約費錢一十四萬餘貫省約計二百三十餘萬會
比之應飛任內只開得西城濠面亦自約用一十二
萬貫省今却自不為虛費但以官於酬應前雖申請
未準回降此工役所以為難也民兵峒丁聚集教閱
則諸州各有其籍廣民脆弱於中選擇強壯為數有
限去冬邊州亦有選摘調用以助備禦者臣皆與之
權放一月錢糧今謹當恭奉聖諭備下諸州責守臣
措置所有靜江諸縣臣近亦令揀選強壯之人以備
秋防正此區處如峒丁則散在諸蠻不可與省民比

但可責令隨地自守耳所有向裏支徑窒塞則托裏
之事也付之湘閩為便臣近已奏聞矣又準聖諭三
捷與暴露賞宰臣已自行下臣已並準密劄其三捷
帳狀屢趣雄飛開具俟申到則繳聞暴露行賞仰見
朝廷軫恤士卒深入瘴鄉特加優異三軍聞之已如
挾纊謹當取索帳狀續次繳聞又準聖旨雄飛一番
酬應亦合酬之此事臣已曾稟及丞相今所準旨揮
將士一項之賞有轉五官者若該重疊立功則賞為
不薄雄飛主帥自宜加優臣近得其初三日書似其
意不能無望欲望聖慈特與於已降旨揮之外於遙
郡團練上與轉一階庶可稍酬其勞將帥遠入瘴鄉

委是不易如淮東諮議李安國自橫山歸一病竟不
可為見戍者能無寒心建康都統朱廣用自夏徂冬
寒暑董役于桂其勞苦甚於邊戍靜江一城近已整
頓日勝池州都統鄧進戍于融柳一病幾殞始者在
桂亦有浚築之勞如士卒均行暴露則二戎帥又當
乞自朝廷稍示旌別各與進職許忠義雄飛書中具
言其詳俟其公狀申到續備繳聞乞與旌勸不當復
問其前過也李洪十人已歸幸無踈虞前者填告一
事臣非有他故特以當時待忠義且當少存此耳臣
所至於諸將但欲其共濟國事何敢以此為異也臣
伏準聖諭謂臣氣數正佳切須自強仰見 陛下愛

臣如赤子所以勉厲者備至臣亦豈敢自墮實以平
昔聞諸術者皆以為今歲不利而又參之怙恃之年
衰病之態以此恐誤委寄用瀝血忱以告 陛下敢
祈聖念臣男杓又蒙聖諭俾催領事臣左右無長成
之子亦無朋友之助本不可輟其往正以君命再三
非小臣所當累辭勉令於歲晚前去祇戍矣惟慮其
魯鈍弗克負荷已戒之廉勤盡心職業靖惟一門父
子頂踵聖恩未知將何以報惟有一忱感戴之至伏
乞睿照

貼黃

臣所收雄飛書謹用繳聞其中謂鐵板文恐聖聽

欲知其說敢併以一本繳奏併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十七日恭承閣長劉躡正月三日申時聖旨宣諭如興復關隘窒塞支運結集峒丁招刺官兵與夫修築城池等事兩嘗宣諭未見回奏可趁此暇時早作區處臣恭稟聖謨見皆隨事區處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正月初三日兩次具奏度已上徹睿覽內修復關隘一事昨日得雄飛條畫公狀申見得已委官措置臣更當催趣招刺官軍一項昨已奏聞外但纔一招募即須計度券食臣於今日已專具公狀申省密且乞照胡頴元請添招安邊二千八然券食等

費已不貲俟得指揮即當招募施行竇象兩守臣十一月二十日已具奏申難與存留見俟回降賓守擇用良將忱如聖旨緣廣中目前亦難其才新任劉士龍乃右科人却亦曾在襄陽高達幕中與聞邊事今恐只得且令其赴上俾之措置關隘彼鑒振龍前轍必知勉厲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一日承苑使劉穆之正月十八日申時傳奉聖旨宣諭興復橫山老鼠諸隘責之雄飛不容緩令排日催之臣敢不恭奉自去冬以來每蒙聖諭俾令修葺諸隘皆已節節貽書雄飛勉之近得其書見

分委措置亦甚留意又準聖旨浚築柳州城池葺理
賓州閘隘湏是守臣得人此等備禦工役全在郡守
忱如聖諭柳州浚築已屢催王該計料工費用度以
憑備申科撥本司已嘗於椿管錢內那撥俾令下手
續當奏中賓州則呂振龍既去不可闕官正守劉士
龍既見在靜江只得且令之任却擇近郡武將與之
兩易臣已稟丞相乞早處分又準聖諭宜州展濠之
事臣見其所畫圖本其城北面倚江其向南一面新
濠頗狹近放入官陂之水貼說云瀾漫一望然只是
濠外又作一堤亦不言丈尺闊狹見委官相視併當
催令措置矣又準聖旨結約蠻丁屬之謝濟可善御

之臣已深會聖意濟到此數日其所請差兵校支錢
物悉如其意付之俾令先到邕州與雄飛商確却親
過橫山招集諸峒遣探虜情如關隘之未葺峒丁之
未團令其從長區處已再三面諭令佐雄飛之所未
及亦不敢聽之自尊也其人却是熟於蠻事用得其
當則亦不爲無助招刺軍士已準省劄行下臣當一
面委官措置但招到一軍即有一軍之費如衣裳等
下券食皆不可闕也已具申朝廷矣方文貴者乃以
畏縮退遁不足深慮已令我司多方追捕矣買馬一
事臣自去冬準宣諭許復舉行已嘗報雄飛但常年
買馬正在春夏之交目前非惟未有此項錢本而諸

蠻因去冬一番寇入亦未還定臣已恭錄去冬宣諭
面投謝濟令其親諭岑邈輩許之今冬無寇擾則來
春互市然本司却當今歲預辦買馬博易錢銀鹽錦
續具奏聞臣又準聖諭令勉旃預辦防秋之計則一
勞可以永逸可將朕意勉諭雄飛臣衰老弗勝重寄
雖已屢陳一日必葺則不敢弗勉併已節錄所準聖
旨於初二日緘示雄飛俾令遵奉矣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臣今月初九日恭承苑使楊端朝正月二十六日未
時恭準聖旨宣諭措置閔隘委之各郡守臣恐其不
作緊須從制司專官守待乃可臣近已恭稟指揮邕

州則專委謝濟及制機趙立宜州則見差待班人新
辟安遠縣楊涇兼本司僉廳就往權宜州通判欽州
則見委本司準使趙崇真融州則委元係經司機宜
見辟本州通判劉寅祖令各任責催趣措置矣臣又
準聖旨結約蠻人責之謝濟事成當有厚賞可以朕
意速之臣昨日遣謝濟行間適準上項旨諭即恭示
之勉其向前辦事矣濟之一行本司給費亦自約該
十萬緡蓋非空言可使也又準聖旨邕宜城池聞已
有任責者而賓柳亦宜早辦但賓守尚闕人卿可遴
選以聞臣竊見邕城見今雄飛日在土頭督工此自
能任責宜城則彭宋傑近申城南一邊雖已引水作

堪尚費工役今見令楊涇往彼相視催趣柳則近方
申到計料合用錢米臣初八日已備申朝廷科請雖
見令王該一面興工人力事力皆有未至本司只得
且與隨宜應接若欲了此城壁蕞爾之州難以驟責
其成向後只得俟春耕後起鄰郡之夫以助之賓州
則臣已嘗具奏且當措置關隘守臣乞自朝廷以賓
康兩易伏乞早賜放命又準聖旨峒丁隨地自守還
可伏乎臣竊惟峒丁非韃敵也議者每謂廣右峒丁
欲資以為邊城戰禦此則不足恃然糾合得宜則免
為敵用姑令自保巢穴亦可粗為籬落聖訓所及可
謂洞燭邊情矣又準聖旨塞支徑在湖南者責之

湘閩在廣右者令臣任責臣敢不恭稟但沿邊蹊徑
非止一處窵於此或通於彼委費人力只得於關隘
上用工夫賊有所後顧則不敢輕入見不住催趣也
雄飛鄭進朱廣用俱蒙聖慈俯從愚請特加旌擢雄
飛數日而進兩使必以為喜李安國贈卹之典尤為
異恩仰惟 陛下留神疆場有功者必酬効節者必
勸聞者誰不奮勵以思報稱許忠義果如邕州所申
則所頒賞典尤足為溪洞之勸臣以或者尚有疑焉
已容諭謝濟審探俟得其的却以省劄付之其部曲
有立功人併當陸續聞奏諸峒圍視關係者大不容
不審臣又準聖旨招刺官軍宜速圖之臣見委制參

朱文炳制帳都統朱煥提督措置但總一招刺即有
等下券食之費已申請于朝乞亟賜施行鐵板文但
亦據雄飛所繳天佑國家願符其識雄飛已徧示諸
蠻峒矣臣兩日前據鈴轄楊鏞於浚濠岸傍得一古
鏡於夫丁其文尤異亦吉兆也已納之丞相矣又準
聖諭新春光陰迅速備禦工夫當以刻為歲令臣勉
之臣恭奉惟謹惟是司存草創地分綿闊常懼照管
不到只靜江一城根本所在見責朱廣用浚築數月
猶未圓備日夕為之憂勞近準密劄差調廣用恐又
妨廢此役臣已申廟堂當如所調兵數令鄧進總之
以行必已奏聞臣蒙恩遇自當竭力第衰病弗克勝

任比以再疏控告君父實出由衷儻令復恃僥倖終
恐踈誤惟 陛下亟圖之

貼黃

臣竊照瘴鄉風土惡弱重以幹腹之擾委非善地
近諸將俱蒙旌擢稍慰其心近雄飛亦為通判兼
制機趙立有請欲得轉告朝廷乞與陞帶朝蹟臣
因思奉命初聞此來亦既踰年幙中宣勞之士略
未少有旌別每聞荆淮官屬連除朝蹟臣輒愧見
之如豐臣以憲臣兼參謀朱文炳屢更諸閫議幕
十年監簿以欲為之申請而未敢今因雄飛與趙
立為請敢併以控告伏望朝廷將三人併與少加

優異庶可為士夫入瘴鄉而効勞者勸併乞睿旨

回奏 御筆

臣今月二十九日恭準 御筆併以諭旨邊防事付令臣勉旃逐月開具已未了辦事件聞奏俾臣亦可藉此督促諸郡守將臣恭奉聖訓所合親具手奏上徹睿聰緣臣自前月十七日宿瘴發作今雖漸退手弱不克執筆以書首乞原赦臣所準 聖旨已恭奉施行別具回奏外臣敢恃君父如天在上輒瀝哀悃臣衰老再入瘴鄉知勤王事雖病將半月職業所任日委幙屬區處其有稍涉緊要即勉酬應目前雖可苟存喘息然深慮瘴勢荏苒尚費調理已具公牘乞

從休致竊照廣右地分綿闊兵備素虛臣雖經理暮年而人力事力有限布置不去常懼乏絕先朝狄青孫沔入廣或用荆湖南北宣撫或用湖南江西安撫兼制然亦不過一時禦寇留亦不久今臣冒焉受任始以湖南兼司此來繼雖初聞而錢糧甲兵多藉湖南之力近者朝廷命元樞建宣威事體又與前日大異以臣愚見桂林建閩莫若於曾任經略見在宣幕如姚希得者俾之易命此來庶幾與宣威脉絡貫通緩急可以相應如糧運之趨發兵戍之通融錢物之那撥皆可近愷之宣聞而免費朝廷之應接此表裏相資之便也臣雖以病丐去而拳拳之獻忠不敢不

爲國計敢因奎章之復昧死以陳惟 陛下密與大
臣熟圖而亟行之不勝軍國之幸

回宣諭

臣今月二十九日承閣長王仲珪恭傳十四日聖旨
宣諭以廣西邊面今春已深去秋不遠規畫稍遲恐
緩不及事目即諸州最要緊者邕宜融欽賓柳六郡
形勢各有不同合作如何措置某州城壁已未整備
濠塹已未增浚支運如何把截兵屯如何擺布某處
合築圍堡某處合設 穿郡守闕人處不可不早擇
關隘已壞處不可不早修臣伏讀聖訓仰見睿筭深
長宵旰不忘邊鄙之意如邕州則城已圓備惟舊濠

高下淺深闊狹不等鎮撫劉雄飛見行開浚日有規
程宜州則以山城不可恃今增修舊城增築樓櫓亦
既粗備守臣彭宋傑近又展拓濠外向南一帶復引
官陂活水瀦成夾濠工役見此趣辦融州則新城已
自畢工惟荆開濠河工力浩大累狀申乞科降未下
欽州則介在海濱城壁素惡守臣拱見隨宜整葺引
水灌濠而去海止四十里尤可藉水軍舟楫之用拱
已造到輕捷海船二十隻更接續多數增置亦足以
備緩急柳州則荆築新城守臣王該見行措置興工
規畫已上而申科未報本司只得權於有管窠名內
允借二十萬貫應副其日用之費并撥鹽一項助之

此郡上下二百里之間無一木可採版築豈容欠此見今多方計置極是費力如糧米鋤杵之類一一那輟與之矣賓州則平地無險無江繚以土墻今多顏圯自呂振龍罷斥之後見委新守往視安城臨閔等處為措置山寨之舉上項六郡凡可施工用力處本司排日不住催督但各郡非以無兵告即以無錢無糧告竊照廣右素無重兵去秋屯戍共不過二萬四千餘人除節次逃亡并近調往京湖往黃平及雷廉化州水軍官民船放令拆洗外見今靜江浚築城池總僅五千邕戍不滿七千欽戍不滿二千宜戍不滿一千二百融賓則直至秋冬隨緩急而那輟柳則僅

存五百版築方興近只得於邕戍抽摛一千人以應其役戍籍單踈實難分布秋冬間止有民夫可以隨處貼助春作惟時各已歸業捉衿肘見所以倍費區畫外如把截支運築圃堡設陷窰修閔隘浚鑿設險張疑設伏雖本司先已行下諸郡作急隨宜措置今又憑藉皇威申飭諸郡俾之益加遵奉如郡守之當擇莫急於上項六郡今各有其人矣團結民丁則不住行下諸郡催促於已團人數內選擇以貼助備禦但見今農事方興未容調用未見人數招集蠻丁則見遣謝濟往邕筦令與雄飛高確為可行可仗之計又準聖諭如弓弩火藥划車砲具排沙串樓一應軍

需有無欠闕仰見 陛下軫念遐荒注意經武無一
不關聖慮廣右承平日久不知兵革前時經司所備
不過僥峒自比年幹腹之議浸急方始講明備禦旋
買軍需旋劄作院裒集諸色工匠通不滿百人窮一
歲之力能辦幾何以之了靜江一城之用猶且多缺
實無以應屬部之需聖諭如排沙串樓有城壁處豈
容不預為之備除本府極力規置見採伐到大松木
二萬條椿頊城下及節節行下各處一體預備謹不
敢以事緩而忽又如明間諜謹烽燧皆邊臣之責也
尤不敢一日不加之意重念邊防急務惟兵惟財兵
既不足財又匱乏鑿空創始每切寒心此力所可為

固當強勉殫竭力有弗逮只得控告朝廷除已備錄
聖旨全文行下六郡各令恭奉自三月為始將一應
措置事宜逐月具實供申以憑類奏伏乞睿照

回宣諭

臣今月初八日方具回奏遣通之後承閣長王仲珪
二月二十六日午時恭傳聖旨宣諭節次諭臣築城
浚池等事臣已逐一恭奉奏陳外今準聖諭民丁可
以托裏蠻丁可以禦外籍民丁其責在制閫結蠻丁
其責在郡守皆在制閫究心則民丁峒丁皆吾兵也
令臣照節次旨揮疾速施行臣仰見 陛下周防邊
圉曲盡宸謨敢不恭體勉厲申嚴講畫以圖上副委

寄但言廣右邊備者必以民丁峒丁為說非一日于此其實嶺民脆弱非比西北二邊人可為兵蠻丁散在諸峒此可以使之自為防拓民丁籍在諸郡此則可以揀擇助用然皆非得官軍糾率平時縱籍其數臨事難恃其力今準聖訓臣即當備錄以報諸蠻丁則令各與結約使隨地備禦民丁則令邕宜融三郡照去歲印應飛差官所揀之數邕州計一萬二百餘人融州計六千二百餘人宜州計七千三百餘人委守臣更加精選於內抽摘以備秋防起調惟是廣民非但脆弱生理亦瘠薄纔一調集即廢本業官用給以資糧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起差而民可辦有總

所口券而官可供前政經略所以嘗有錢糧之請蓋民非食不飽兵非財不行緩急固不可以空言使之也臣去年屢嘗見之奏疏矣兼所聞三郡前此所揀之數止是泛然於短中求長十選四五有謂未可以為強壯者大率多無常產半是游手一日不可缺食臣去冬邊事緊急之時如融宜欽皆有調到民丁或千百人貼助城守臣皆嘗與之權放口券一月或兩月寇退即止此策須自朝廷推而廣之則方可責州郡以措置閱集不為虛言臣近以靜江十縣嘗籍民丁口數雖亦八萬餘人中間強壯者亦自有限臣因思今修築新城通舊城周圍十里萬一有警非軍兵

二萬人豈足以守去年多事時屯兵不滿六千一時亦欲呼集民丁貼助而散在鄉落朝來暮趁未易號召而集臣今未免取上十縣稅籍倣京湖民兵之法每有稅錢四百文者則起一丁名曰義士隸在制帳戎帥大略倣軍制差頭自立隊伍農隙有兵事則調無事則從便生理其合起者與免諸項雜役其稅錢不及四百文者免起見令逐縣區處鳩集從本司置籍給榜發下約須可得萬人上下惟恐勅行之始非人情所便未必及數亦恐未必人人可用然雖不可驅之而戰儘可藉之以守向後行之有序亦可倣而行之邊州俟今秋籍到人數方敢見之奏中止是大

略計約三月調用之費錢米亦自不貲司存且猶無力措辦况諸郡乎實欲辦此一事須是朝廷倣淮西半年軍每郡歲與料給錢糧三兩月靜江以萬人邕州五千人或三千人宜融欽各二千人有警調用則支無事則不許支破是亦京湖義勇上邊照幫生券之例此實經久可行之策臣以上聞因用未敢見之申請耳乞 陛下留神幸甚如蠻丁則人數實難稽考口券只得從其自給此却難以輕易行之也臣又準聖諭蠻長未有官者補以官資許之世襲已有官者與之循轉仍厚支鹽錦以結其心臣謹遵奉睿旨恭錄付雄飛遵照奉行乃者寇入諸峒一番應接有

立到功績雄飛申到蔣賢德等九名填補官資臣已
盡如其請逐一遵照便宜指揮填給真命付雄飛給
付近已申朝廷矣日者謝濟之行臣已面語其策令
與雄飛商略當不靳賞費務令結約正合今來廟謨
所授度其必能辦此也臣又準聖旨今秋防拓仍當
於橫山之外置隘則是捍賊於藩籬之外臣亦已恭
錄付雄飛遵奉如橫山之外若縮勒隘龍塘隘岷州
隘小縮隘亦自不一雄飛亦見委官措置臣當併割
委謝濟同共相度區處矣朝廷所遣監封椿庫柴士
表今月初九日已入靜江府界旦夕一到邕州亦可
促之必不敢以具文應俟有合轉聞事件續次具奏

回奏宣諭

臣三月初二日承閣長劉遵恭傳二月十七日聖旨
宣諭近日特放手札且降諭旨秋防之事令臣體悉
作緊施行臣三十日已具回奏所是賓廉郡守兩易
仰蒙俞允頒下劄勅悉已發放所準聖諭關隘决不
容遲臣雖在病中凡此等事見排日下諸州催趣王
該築柳之役非不督之而人力事力皆有不及屢申
科請早乞應副謝濟二十三日已到邕州見與劉雄
飛商確邊防却未據申到象州關守希捨往權未久
嗣容奏聞其餘謹當恭奉睿旨日作措置不敢怠忽

回宣諭

臣今月初七日承閣長劉遵二月二十五日申時恭
傳聖旨宣諭宰臣以臣所進古鏡繳徹睿覽即其文
義將見皇天福華禍夷之應此聖德感格之一也固
不但為嶺右識而已所準聖諭諸州各委一官版築
畢功當賞臣仰見陛下不靳恩賞以鼓舞奔走之
士目前諸郡修浚靜江者新城修築漸已就緒舊城
罅隙亦不輟措置比之去秋已大不同見趣未廣用
趣此稍暇極力了辦但守具繁多未免窘用邕州則
城壁已固宜融亦已有城但各處濠河增浚費工各
郡守見不住趣辦邕州尚有朝廷科降可以那應惟
宜融向來科降皆已支盡小郡全無事力臣契勘融

州有續撥漕司錢二十五萬十七界已於內撥十五
萬付融州十萬付宜州且俾之應手支用已具公申
欽州則尚未有處所有各州委官當遵聖旨恭奉施
行矣謝濟一行之費蒙賜科給出於望外柳城及新
招軍券食俱蒙聖諭悉如所請仰見聖恩撫卹不問
荒遠之意臣比以一倅兩幕客僭干聖聽茲蒙聖慈
並許除擢顧臣遠戍罔功每以職業相關數有塵瀆
何所寔仰蒙聖度如天計行言聽臣未知何以稱
塞惟有感戴又蒙聖諭陛下以秋防非遠奉顧
憂寢食靡寧俾臣加勉臣敢不恭體朝夕必葺通者
雖一病兩旬職事所在未嘗敢廢今幸賤軀有向安

之漸所慮宿瘴有復作之憂近疏祈憐必蒙矜惻臣
惟引首以俟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續善堂後卷之八

